春秋家說

春秋家說卷三上

衡陽王夫之譔

襄公

晉靈之世鄭宋爭而楚因鄭以偪宋晉悼之初鄭宋爭而鄭借楚以抗晉故楚勢莫如鄭晉勢莫如宋乃宣之元年晉出微師以援鄭而宋人借其後遂委宋之自戰而罰無事此趙盾所以喪諸侯也襄之元年晉勤師以加鄭韓厥獨行諸侯次于鄫而宋人不與楚鄭屢犯宋晉皆當之而宋人不報此韓厥所以能合天下也晉委宋于鄭則威喪于鄭恩喪于宋弱宋以自失其輔是三喪也晉專鄭于己

而置宋于無爭則鄭無深怨于宋而益畏晉宋益暇而可以爲晉拒楚是交得也鄭畏晉之專己威不爽也鄭無深怨于宋則有加于宋而不力宋乃暇焉則宋恩晉也宋不爭鄭楚無釁以過求夫宋輔不失也是故韓厥之爲是謀審乎利害之歸矣天下無非義而可以利傳曰放于義而行以其知伯者之義矣以其身而任天下之伯利亦已擇之害亦已赴之實亦已任之名亦已尸之害不分名不委夫然後可以守諸侯而任天下之賾故易姤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象言利夫子言義義在而委之利亦委之矣故義者利之合也知義者知合而已矣

老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激夫竊禮樂者援借以仍成乎大盜而已甚言之也已甚言之激于末而忘其序夫竊者固有序竊於人者亦有序是故反之以防其失也亦有序禮樂之竊與其見竊則皆自征伐始矣征伐末之行竊而遂有竊禮樂者必不受竊也童子之手搏黍與批之固不可得而奪矣征伐之不能竊而遂竊其禮樂必不能竊也一夫無挾遽覬其犀而寃其首狂而已矣旦然而夕戮矣夫知竊者之序先于征伐受竊者之序先喪其征伐則禮樂之竊大亂之極而始防不在是也非亂之始則禮樂雖竊不任其咎況其本不聽竊者乎又況夫禮樂之行

節征伐而制其度足以治夫征伐之禍者乎故弗獲已而
皆征伐之爲禍資猶資于其皆禮樂也雞澤之會大夫受
盟溴梁之會大夫族盟宋之會大夫尸盟大夫盟而齊遂
移晉遂分魯晉遂專是會盟之爲禍資也而非也悼公立六
年而後親將以出欒韓荀三大夫專以其兵馳驅天下控
夫齊宋魯衛暨小國之卿以制諸侯之師以成乎下移兵
歸之民從之功歸之天下望之權歸之君且畏之以無耦
之威成尤重之望幸習于相從之民上偪其主而後會盟
之禍若行所無事而用其不容已是故弗獲已皆征伐之
召禍猶之可也征伐不可狃固不可拗即可以勿拗之道

防之祗征伐勦國者猶恌之以凶危務之以窮兵于是受竊者發其餘出其器恬以授盜而不驚大禮之行雖勤不倦大禮之制尊而光大禮之儀恭而安以節度而飾兵利器不操而固無所喪惡咨彼竊者而斤斤以之爲

善用者不用其所用善威人者不威以其所畏天下無可數用而威無困威久矣用數則竭威以所必畏則徐測其無足畏而威亦盡也楚之爲天下患自熊通始熊通之以患天下自蔑周始蔑周而不能得志于天下楚猶有畏天下之心而無畏于周明矣齊桓召陵之師實以天下之可畏者制之而名以周之職貢收之楚固不欲暴其畏天下

之實無隋收之于畏周而楚服惟夫齊桓之不殫其威而以不用者用也乃桓名用周而實不用則其用周也固未嘗以用用之也夫名者周有時而生乎實楚無隋收之于畏周而遂成乎畏齊故以莊王之彊陵虐以伯不絕于周之侯服去熊通之自大也已遠于是乎忌周之勢成楚忌周則是周可以畏楚而晉得以用之也乃周僅有其威而晉之不宜頻用也亦審矣何也周之威惟以不實用而僅有者也晉厲之伐鄭三用尹單柯陵之盟二子與猷逃乎悼公收鄭通吳以爲雞澤之盟而單子復涖是何用周之亟也夫晉之不能下楚而僅爭之鄭不足于楚之勢也爭

鄭齊之欲得鄭同盟以恭之尤不足于鄭之勢也僅以鄭
而大舍以收之要盟以保之自無可必保而叛以當之
尤大不足于楚鄭之勢也有不足之勢繫于楚繫于鄭然
且煌然引重于周則晉之不能得鄭而急保鄭無以抑楚
而伸之其實已暴名已無權周之威無有餘焉者矣暴周
威之無餘貽楚以無提之慰而益生其力楚力生晉力死
故竭其用者竭其力也于是而齊桓之陰陽名實起無威
之用以伸威于楚者其短長盡露而道爲之窮夫晉之始
伯無楚也戰勝楚而後爲溫之會示楚不足當周之治也
靈景之世晉爲楚絀而猶無求于周故莊王之强不自處

于伯而不得厲始用周悼運用周而周竭周竭而晉恃以伯者亦竭幸楚審之非熊通犨旅出悼乃薄收之鄭而不喪諸侯以厲悼之事值通旅之敵晉償而周亡久矣晉悼之宜喪伯也三而獎大夫不與焉用厲用畀無能加楚而全力以向鄭三者皆足以亡恃無其敵焉耳春秋書悼公之事張皇紛紜喘息勞疲情形具于策望而知晉之且替傳曰史外傳心之要典其此謂乎

以德建者與爲德者鄰以道建者與適道者鄰以謀建者與善謀者鄰故昔曰臣哉鄰哉鄰其所鄰而有功故易曰出門交有功晉悼之不擇下而與猥末之陳鄭相鄰以謀

功之謝也不亦宜乎鄭之決從楚也盟誥以後十二年矣
陳之不北向也辰陵以來二十有九年矣公子申遊說諭
于吳與齊慈死夫二國者乃驚愕失措而請盟于晉時
以此謀國亡之徒也與亡之徒者鄰驚言失據奉王臣介
天下以與之謀晉之去陳鄭也能幾哉往者晉衛鄭則楚
師必及于滎鄭受盟于雞澤楚兵不加鄭者五年側戮申
殛嬰齊不保王夫負而專國陳以之叛夫非謂楚戮之不
可乘也非謂陳鄭之來而不宜受也陳鄭偷而附于晉晉
能弗以偷受之則知二國者失據而無固志閔其弱以惛
焉匪可閔而不可恃也閔而受之知不可恃徐收之而不

爲之動晉文之于衞請盟不許不恤褊心之譏而持之益堅此志焉耳苟王臣合天下以敷心腹腎腸于不可恃之國者相與爲偸以待王夫之死而後戒何戒之晚也若夫楚之有可乘矣上不難以請王命致王臣下不難以盡合山東之族氏投閒而起大舉以向申息之北門亦奚求而不得而屈一鄭君致一陳大夫卽若定天下于几席之上沾沾然兩旬之內再勤雞狗馬之血指天畫地而謀保此一旦是陳鄭之以救亡而取亡者晉乃欲用之以伯是可不爲之大哀邪齊桓之用江黃以成伯而卽以毀伯固不如晉文之獨用齊秦也江黃無恃力而陳鄭抑無恃心亡

之徒皆恃我以爲心未闘我之以彼爲心也晉厲公再振
之業衰于悼夷于平絕于昭無他不擇而已矣已未盟于
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痛主其臣之偸心存秋傳之矣
孟子曰以小事大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國道其義者非
謂事大之卽爲畏也惟畏而後可事大以保國也故大功
有所居大名有所當大事有所任大機有所乘秉大機任
大事當大名居大功吉之所生凶之所伏凡若此者非國
小人微可乘闘以攬之已其亦明矣晉之欲合吳也盟于
蒲以俟而吳不應會于雞澤專使以迎吳而吳不赴蔑爾
之鄙介晉以道吳于晉而吳遠去其國以受盟于戚何鄙

之無忌也鄫者吳之北道晉之南鄙莒之西徼也鄫南得吳北得晉以邀功于晉鄫乃無莒鄫南得吳西邀事于晉滅于莒而不亡滅鄫而鄫復見猶陳蔡之滅于楚而又復也公穀說不足信鄫乃無晉無莒無晉鄫不復有畏威之心矣會戚之明年劉喪于莒不三十年而竝入于晉任天下之樞繫一時之望族于人而居之巳亟遠怙而近不恤不亡何待嵩夫邢畏而以正猶莫之保江黃是也況鄫之道吳通非所道以讎中原之亂者哉小宛之詩曰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畏者畏其不穀也巫之如晉與叔豹欣戚之會與吳人故無所往而不自謂穀無所往而不得亡也

聖人之行與天同化天化之紀中庸中道不偏不倚而藏諸用者也藏諸用無顯用矣故德行于生殺而生殺亦不以意天之所爲易知而不可測也聖人贊天之生殺而天不與聖人同憂夫婦與聖人之知能而聖人不與夫婦同激聖人不憂則無以修道而立教天之道教固行不待憂也夫婦不激則不能好善而惡惡聖人之好惡已誠不待激也謂莒人以其子爲鄫後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與滅國等此激論也二傳以其激怒爲聖人之激詞審然一往之喜怒感而爲已甚之生殺夫婦與能之而豈曰游夏不能贊邪且夫莒之以子後鄫也鄫之宗祀未殄鄫之社稷未

屋鄙之公族不降于編氓鄙之宗子可與爭而特未能爭耳與大發宗廟及社稷編氓其子姓嬰城力守句免而不得者情理之相去豈但疑似之間哉況乎鄙君實自亡而後儒私行禱覓鄙以亡國之辭詞是實充之不宜得惡謚也有激詞則有深文有深文則有姑縱終以逆夫婦之同情拂天地之生殺蹤以樂新者特未之察耳故我知背人之滅鄙也我知趙盾許止之弑君也我知鄭髡頑楚麇之以病卒也我知蔡侯申之爲盜戕也本情僞性以觀于聖人之言易知者或徇臭之測也深言而津津激怒而悻悻激易簡以成乎險阻奚當哉夫婦有聖人之知能聖人挪

匹夫匹婦之喜怒道之不明深者能之也

或說春秋曰錄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非君子之言也蓋非中不書之爚道衛剽君曹叔唐宣宗之蠶治此而已矣小邾莒滕大邾閉閉小邾者大邾之賊也錄毫毛之善邾師鄭長之誅也貶纖介之惡督鄭巡微之司也春秋天子之事而從乎邾鄭鄭微之邾以此治經不如其無治矣春秋之取舍聖人之喜怒也善無當于聖人之喜齊桓存衛而有不予惡無當于聖人之怒晉文召王而有不貶故夫善不全而惡未極者賞罰有者焉慎之至矣乃均此一事也此有毫毛之善而彼有邱山之惡此有纖介之惡而彼

有江河之善詞難兩顯姑無已而抑大以伸小則元德隱而巨慈逸故弒君大惡也鄭髡頑之如會小善也以髡頑之不宜于得弒而逸弒君之辜將有君而賢人戕人弒而弗治乎考髡頑之事晉非果有棄夷即夏之志也公子申戮嬰齊死楚拱于咒而去之若驚以勢沮焉耳善固不可宋弒君之惡固不可逸宋之于纖介之疑似而逸邱山之顯辜中韓之學所以仍自屈也役情于一往而屈于其繼或恍惕有餘而是非隱或惡怒不返而搆陷廢曲以爲名細以爲法耿耿于耳目以疑天下之適從非大敢于賊道者無傷此也故曰我知髡頑之門以病卒也二傳之傳聞

或者晉人欲以文致鄭罪而殺鄭乎以晉人之討[illegible][illegible]非天下之公言也髡頑卒鄭爲晉討蔡而受會于邢丘則從晉非髡頑之獨心而大夫之不以此弑也亦明矣兵者毒天下者也用之而卽毒不待其多殺也行于不得已焉則殺得已焉則勿用故曰不戢自焚今夫以毒攻疾者無已而攻之已疾而後可勿攻則疾已而胸勿攻矣畏巴菽之刼也姑弗使大飲而目睸之疾固不可奪而元氣虛營不愚哉晉之舍楚不競而惟鄭是求愚猶此也畏楚之毒而淺嘗之鄭以頻挑之會楚無能通半旅之爲君穀於兕叔救之爲相故亦貿貿往還于鄭而相報爾乃其淶

三年之內四與向鄭之師旦俟至而夕發軔車徹馬羸兵疲將惰勞天下以塞諸侯之心而徒思與楚一戰三軍之衆十有二國之君踊其以沓背人翺翔之戲邪故悼公君臣有自焚之道焉而奚啻不足以術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憊也伐者鬼方也非故從我之鄭也三年克矣非翺翔而避堅敵也然且曰憊則晉悼偷[illegible]之免于亡豈非幸與大爭鄭者緣制楚也無求于楚焉用鄭鄭不服者恃楚也能制楚鄭將焉往本末逆順之勢夫人而知之矣乃疲天下于四年之中僅以得歌鍾女樂之侈是嬰兒之戲首呼天而以易一餌也君逍遙臣奔命兵死于馳驅民死

于潁鄭之邀謝兒于侵掠者不知凡幾矣而徒以一日
原野之暴骨塗膏血日備人所而分以何俄大于道也仁
不足以仁讓非其所讓威而欲襲其威合諸侯而朝以行
離晉即楚而兵不能復及于中原令不能復行于列國哉
哉悼之以小知而隳伯業也說春秋者猶從而獎之不已
過與夫殺以止殺未聞兩殺以滋殺也蕭魚之會非獲已
而後以倦歸王者之所不忍伯者之所不屑春秋與序其
與師之物繪其精也鄭人請成而不列于會明乎非召陵
袁婁之續也雖有樂黷武而憚除患者不容叛經以爲習

合十二國之諸侯以伐鄭始以會于蕭魚終合十八國之諸侯以侵楚始以盟于召陵終兩書曰公至自會亦畢其初事之詞也召陵之侵無救于蔡無得于楚諸散無終而以盟畢之信爲未畢矣蕭魚之會鄭服也鄭服而何爲未畢邪夫晉舉師天下之君觀暴露三年未遑稅駕祇以收薄賂于鄭而權服之其以是爲可畢事也與將欲畢之入其都俘其君遷其國無已而滅其社稷于以收十二國三年四興之威而亦僅報其大勞然而以此加鄭而鄭不得矣夫鄭者非天下大害之詞也深伐之而不可據伐之而徒勤繇其諸散無終大會以解者觀之行八之不協以爭

鄭皆用于德威而失所宜矣服鄭之道德綏之上也肯威于楚而鄭自來矣也不能于楚則固不能于鄭矣不能于楚僅能于鄭是終無以有能于楚也未能于楚僅能于鄭而其能于鄭者亦僅也故雖得鄭而終不敢問楚既且授諸侯于楚以戲之而後諸侯皆悼之所成概如此矣譽之者乃曰推至誠以服鄭也夫以至誠服人者內必率師天下之君徧疲敝于道路者三四年而無稅駕一歃再歃鄬非獲已而收功于纖芥之斷乎會而不言鄭與以伐鄭出而以會終春秋之陋蕭魚亦如其陋臯鼬也說春秋者以悼公爲復伯吾不信也無已其齒諸宋襄而可乎

小人之心惟君子知之與小人為類者非相知也苟非知之亟之以疑謚之以忮競之以遽還相為遽而禍極于不已莒于魯故未有鄆也一旦以小犯大方伐其鄙旋重師而環其邑魯之救台圍釋而亟破其別都禍發于一旦兩相為遽而惟恐不力是何其相忮之深邪台費之旁邑也鄆台之接壤也魯城費而莒圍台魯城防而齊圍成其故一也且夫魯之畏臧費與防也其井為齊莒設明矣季欲分魯而費城臧欲要魯而防城斯亦何與于齊莒而遽為齊莒疑難然其啟疑者固有以也季與臧之欲存固也新而居勢也不厚為之利以附其升為之名以聯其民必

將曰費城而南制莒防城而北拒齊取莒亢齊國家之利二氏其爲國吠犬也之情也能知之者其惟君子乎仁乎之術于事惟知人也其知人也惟將實也宿紀之不自滿而費防之築不足爲齊莒難亦易見矣國無能自固則見似而疑情無能自守則方疑而忮疑不慮忮不懲憤于一往而不思其反故莒齊于鄫兵連禍結君俘國鬩咸自召也夫君子有弗信之人而無過疑有必爭之實而不以忮故天下方亂不與其亂內先自固可以無變事猝辦心有以自守待之須臾之頃小人之情形盡見而我亦可以無忌矣夫小人之名爲攻也意不在攻也名爲弗攻也固將

攻也幻以搖庸人之志而實不能佚君子之繇是以情疲于君子而君子不代之以受惡術與紀也一讎其驕莒爲之殘齊爲之毀晉爲之斂怨于莒齊而勸天下以召叛況鄫襄之立昏受擊者乎時無君子交相爲痛猝然顛越以成乎亂然後小人之求益讎而得益堅鄫遂分晉遂失伯齊困莒凋費防耦國與小人爲類者惡知其底止之如斯邪

開大功者不保其終則或起而殘之殘其身沒其功掩其成以爲己績雖然亦無能居也晉悼之君臣有合諸侯勤天下之蹟或齮齕之求其實皆厲公之餘業而悼之行事

于天下者三服鄭也用吳也拒秦也厲無鄢陵之戰亦何爲失鄭而終已無麻隧之師秦何爲見伐而不報無鍾離之約吳嘗聽讒爾鄙之命以北向而受盟悼公因之是以有求而亦得欒荀士匄因之是以執政于晉而爲諸侯雄夫悼公固無桓文之志諸假借之區區亦嘗慮天下而勤之邪業已推功厲公而濟其十九之功則無以自掩而謝國人之咎故三役者皆非悼公君臣之得已也席厲之業競厲之事苟可掩厲之成勞爲己績則薄收遂已而無過望于大成亦偷心之固然矣薄收之鄭而得斯旋師薄收之吳而退吳于向薄收之秦而棫林遽返舍三方以無

成天下之去晉也亦自此始悼無成功晉無成伯祗藉手以爲權臣得晉之資嗚呼又孰知悼之資賊乃以得國者徒勤而終非固得也抑孰知欒郤士氏之終以得晉而亦其族也不祥之犯禍莫大焉竊人之功名終毀焉天之道也王之法也春秋于蕭魚不序鄭服之績于會向伐秦目士匄荀偃之專行以勞天下而顯其無成姦人之姦無可揜矣悼公沒荀偃死吳自競于南秦自競于西楚分諸侯于晉欒氏先亡荀范勢爽而趙武魏舒韓起代興于晉故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不信思不順或又起而殘之將誰尤哉

春秋之際自斯天下而一之也伯之未興諸侯相攻而無
已王以是而益加替民以是而益加疾民既病而偷用仇
王既無以翕天下而自保也亦危故曰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非僅山戎狄楚也一朝之忿競其民以死之者
皆山戎狄楚也伯興而天下猶一矣天下猶一則若存若
亡嫠婦之聲震同天子也民有輯固以存其生民有歸固
以心無妄競也微此將栩然自保乎伯之名而諸侯不禁
于相攻惡用彼伯而徒以替王邪故諸侯之復自相攻于
是乎而伯不足獎是以春秋亟奪其伯而一以無伯之治
治天下晉悼之季年迨于平公之世齊莒邾攻魯魯攻邾

宋攻陳衞攻齊曹一朝之忿無所歸輒視諸齊桓未興之日爲無愈矣乎公之合諸侯盟不書同執大夫而稱行人非伯之詞也後乎溴梁之會七年而伐晉之師與衞齒焉無伯之詞也聖人之欲治天下也雖衮王者不與伯不可用故曰天下有道某不與易也非聖人其孰能易之哉

惟固有德則乘于道者不能與爭德非固有而先喪其道乘于道者雖無德而爭之有餘蓋道可乘也德不可乘也道用天之自秩因先王之已制約亂入而俾勿甚亂者也故可乘也德非固有不足以麗乎道則恆爲乘道者之所

謂決敵曲直也莊公因乎道者爲說桑之言而諸侯日歸使則抑齊之強扶魯之弱削邾莒之亂德入之言也直于齊莊于齊齊諸不得與之爭而齊無怨者德雖去其于齊之乘因以爲德者不猶遠乎盟而其臣逃沐幾而伐魯之兵五出執邾莒而邾莒不順固齊而終不能修袁婁之已事何齊之壯邪學春秋者比其事觀其所繇而得失之故顯矣齊靈之悖德悖也德悖于人而道不圯于中國也會于溴梁大夫盟上無諸侯齊之伐魯比年五出而丹將者四齊乘道而晉乘非道不相下之勢在此矣故道者德所乘也亦無德者之猶無可乘也德者道所乘也非無道之

之可乘也魯惟爲季孫樹邑而鄰皆憎晉惟爲荀偃抒怒而齊無霸道無可乘齊僖之德言不足以令久矣故用人情者不如用天秩用己志者不如用王制君臣父子之外無德也尊親令恭之外無直也齊繇是而張乎天下者逾三十年迨乎陳氏之彊而後大挫于吳魯之益弱晉之不競又奚怪焉

諸侯之盟會征伐必親者也委之大夫而權以替國以不振慮事者之所宜尤慎也乃以此爲慮趙宋之君相收權于上而替其臣漸積以弱國喪于金元而究之拯通此者極難矣夫道者一致而百慮者也謀其百慮而一致通何

擬誠道之所自秩爵殺有體端委有緒古今遞革而一致者固不齊矣盟會征伐所自出者天子也將而行之者諸侯也諸侯之臣大夫非猶夫天子之臣諸侯也三代之諸侯後世之將帥焉耳其大夫屬吏焉耳春秋之諸侯上擬天子而尸盟會征伐之制故以將行之權委之大夫而權失墜宋之天子下尸諸侯之事而脅其臣使不得視諸侯以夾于陪貳自卑以卑其臣而舉國無權自天子出者諸侯之所宜躬親也自天子出者非天子之所吝而不出者也封建郡縣之殊致上下之等相仍之尊任使之道相輔之勢一而已矣知其一則下不移上不攝各有司存天秩

之不紊竄矣故春秋之季無諸侯諸侯上擬天子而失其諸侯大夫之所以終成乎諸侯弱宋之制無天子天子自視諸侯而例其諸侯諸侯不建則任卑賤之陪屬以與彊鄰爭宜其仆也三代之禮郡縣之權革其文必因其實以天子統諸侯以諸侯治大夫未有無諸侯而不傾以喪古今一也

同盟同欲盟也同圍同欲圍也㝡齊之爭伯者晉也毒齊之屢伐者魯也以魯勸晉以晉動天下宋衛鄭曹無怨焉滕薛杞郳邾於齊而懼其彊久矣若莒若邾又比齊以干魯而[illegible]之夫惡以云諸侯之同欲哉然亦從其私而

翕于一時者雖固欲之君子不成其欲不成其欲不許其欲也欲之出於理勢之必然而固將以是爲姦者雖非固欲君子必成其欲以爲不欲而不可得也晉之勤魯非獨爲魯也天下之勤晉非獨爲晉也天下可無晉翕然從之而適成乎黨晉可無魯渰率天下以爭而適成乎誠黨以誠君子不許之以勸天下而天下固然不效其勤合諸侯之衆無怨者狎者比者翕然同之而弗得不欲天下其何欲哉不欲夫無伯之情同也晉當靈景之世嘗失諸侯矣其失諸侯也失之于楚其失于楚也先失齊也其失齊也失魯于齊而後齊抗也斷道之盟晉得魯而後能捽齊齊

已挫而晉乃以暇求于鄭而折楚是故魯之繫于晉重矣齊西抗晉不得魯則晉壓其戶齊南聯楚不得魯則橫絕其聲息之往來故齊桓之伯也盟于柯而始有事于鄭定僖公以講于檉而始有事于楚楚之靜躁視齊齊之出入維魯惟然晉惡得不勸魯而天下亦惡得不為晉勸邪晉之勸魯非魯事也勸魯以爭于齊非晉事也非魯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吝非晉事故晉以大號天下而不慚天下自為以勸晉而以勸魯者勸之故不恤無怨不畏非敵不敢不釋其比黨之邪心而其勤一伯且夫蕭魚之會晉伯之功淺矣溴梁以來晉伯之勢衰矣功淺者將無以服

天下勢夷者暫一合而殆不可久也將無以服而服于其威服殆不可久而猶暫一合焉固君子之所甚珍而欲挽之者也人心猶可用而瓦解未成伯之存亡繫之亟矣闔齊之功不終天也苟偃死趙武以偷心繼之東無事于齊西無事于秦南無事于楚舍魯不恤置邾莒不理而小國悉離四國交戰吳越入而為主斯役也介乎伯之將裂而挽之者與

人心之壞其始不甚于義而犯之其繼狎于不順而忘之其終快于不道而覆執以為義極矣覆執以為義則奉之為典建之為名循之為毀譽用之為賞罰嗚呼典其非彝

名其非正毀其譽譽其毀賞其必罰罰其宜賞而人無紀不食者鮮矣故君子甚惡其佚于不道也始不堪于義弗敢名言不道之爲道壞未極也君子甚惡其佚于不道則不堪于義者宜若可矜然而君子弗矜也不堪于義則輕犯之犯之屢則必狎之狎之熟則盈一國之心腹腎腸綱于是焉以匪此而不與匪此而不名故夫不堪于義者之必以佚于不道終端委一致之勢也厥貉之會楚始從楚春秋卽書曰楚子蔡侯次于厥貉鄖之會陳蔡背晉春秋卽書曰陳侯逃歸蔡果佚從楚以爲義執以爲賞罰而殺公子燮陳果佚從楚以爲義執以爲毀譽而人今其一慶

互探以相誘毀譽雜起于下賞罰斷斷于上陳蔡之去入而節脅也震盪之所不能譬江漢之所不能浣矣故人心之害莫大乎不堪于義邪可以情之窮困而貫之也邪望其他日之悔而姑待也習成于偶然妄生于一念治之早而已易曰臀无膚其行次且立志以循義者苟有未流之可爭哉

春秋之義不比事不足以達微言其人當罪習俗奪于勢而隱之則起特文以顯之其人未當罪習俗奪于勢而文致之則不起特文如其所文致者以暴之晉人殺欒盈鄭人殺良霄當時文致之獄辭也取討賊之詞加之盈霄者

子之修春秋無此已甚之法知為當時之文致矣欒氏之亡法也胥氏之亡亦法也復入其國而不言叛惡止于法而無叛心其復入也固無叛事不叛而比之于國賊知春秋之無此法也盈胥不當討賊之辟君子無治焉因當時文致之辭為辭加之罪者之懸章矣天下無王國無君有得罪于執政大夫者罪視弒君之賊乘驕淫沈湎之紈袴滅人家而以利其私定為爰書告之鄰國登諸史策廷無異議天下無異詞此夫春秋之所深痛也痛之甚而無以顯文致者之姦故為如其詞以達其惡若夫盈與胥之不可以州吁無知例也則不待赴特文而自明矣里克甯喜

親弑者也弑而得以大夫稱趙弑賊也賊而不沒其世爵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欒盈已得罪于執政乘其汰而殺之不得以大夫稱不以殺大夫之禮殺之也奪其官絕其籍肆其尸滅其族舉國仇之盡鋤其黨擬于宮之辟極矣襄公之末伯無統宮無治廷野無公是非而盈得衛罪前乎此者未之有也春秋之詞隱君子之志戚非達于詞外者不足與于聖人之微言惟此類焉耳

興不渙何者亡不逮于望朔其所以興者即其所以亡也吳見于春秋者七君而五以兵死一再戰而不勝國遂以亡以兵興則以兵死而以兵亡其甘兵也以之死以之滅

猶因然其甘之矣故胡子髡沈子逞卒于戰而書滅其以兵死爲慘而凶訃之也吳子遏吳子光不書滅而書卒其以兵死爲幸而正訃之也從主人之詞不爲之書滅以悼之給其樂殺輕死之心而斃之門于巢敗于檇李之後以顯其實吳之爲吳見矣畏厭溺不弔者也爲千乘之君樂得不弔之禍以倡臣民而樊之死故春秋之貶夷者未有如吳之甚者也晉乃以之爲援晉之所以不振魯乃與之爲婚魯之所以益衰彼且速與捷亡而貿貿者猶恃之困于石據于蒺藜不偕之以捷亡者其猶許夫

衞甯喜弑其君剽其君云者喜之君也衞殺其大夫甯喜

其入矣不君爲戾衛之大夫也皆其君則弒者服辜衛其
大夫則殺非可嘅矣瑕不可以爲君者也咺不可以爲大
夫者也故咺之逆衛正也衛不殺咺亦以私勞而廢公誅
也然則衛與咺何如而可以免乎夫不亢于本而免于末
未有能勝者也故爲衛計者衛之死知瑕之非所當君則
邢君之焉可也奈其家而亡潔身而不知其餘正矣蠱之
上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許以蠱者也瑕不事從衛于
夷儀則以與之偕入可矣比之彖曰不寧方來得所比者
也用斯兩者則咺可以不若瑕而抑可以不弒矣爲衛計
者喜之許迎己也正名衛氏之爲賊弗納而自求入焉正

矣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其詭隨人命詭隨己無良一也詭者之隨若將流己而不可縱也受甯氏改過之請使全剽而以公子處之可矣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以祉已亂未聞其以禍也爾斯兩者固不得爲賊而衎亦可不殺矣故介于亂反于正去于禍從于福樹爾于原始姤爲忍待爾兆遠非君子其孰能免哉喜怙其九世之卿不忍于寵祿而求以甚逐君之惡則惡益劇衎沮于十有二年奔竄之苦遽欲因不正以反導人爲亂以假之權逮其未流喜雖欲兆君剽而不得衎雖欲以賊討喜而固不能矣正其本者理不可據先過[illegible]于中理以爲名于

外疾其技來其辯衞辯擬議

懸衞鄰以爲鄰其懸素内亢其類至于稱文與君亦各有名也名不可以寔收救民不可以倚悅事不可以猝消不可以遂已遂已其禍猝增其事苟悅其民此三者邀名者之所乘也夫天下有兵逆乎廿三百年而可以已已而背者乎二三百年不解之難也且將弭之智于從者之不齊而悅也若病熱者之授以冰也雖苟其病乍悅之矣于起而以事靖禍已爲之功而大名遠歸嗚呼孫綽王羲之之以沮晉孫恰湯思退之以議宋使無名綽義之何以得爲名士檜思退何以言出而上下應以從邪宋向戎之惡泯王

迹裂伯統亂與夏啓紛爭俾無名焉亦奚至此哉夫向戌者惡能以其意取之名動天下乎孫緯王義之罔營欲以爲名矣而不能兩向戌捷得之一旦夫向戌惡能以其意取名也楚之謀深陽餌而陰用之故利用其邪說趙武之志偸欲以弱晉而自保其力故樂假其詖詞而小國之君三晉之民且如炅熱之得冰益其痛而不恤乃相率以獎戌之名戌乃以名報其意而絀義之力爭而不得者一旦而捷收之矣自是而後八年而楚齊諸侯以爲盟主宰天下以蹀血于東方十二年而滅陳十五年而滅蔡炅熱者得冰而疾可益也乃諸侯齊于楚陳蔡滅于楚趙氏乃以

羅外兵專內鬪蠱其君狐媚其民漸漬而皆移于邀援夷熱者以冰聽其病以死而我且有其室也楚之詐趙之發戎乃以爲名于一旦烈哉名之爲害甚之拯也榆關退之俎豆縟義之之餘也縟義之之宗祊戎之系也名之賴也有源流焉民迷悅之事迷端之禍速已之故舉二百年之難若己之一旦而□□□□□□不旋踵之慮陰陽之用生殺之數惟其邪說以奠之紀禍開于春秋之季愆于東晉之初極于南宋之世惟向戌之爲名俾以有名焉耳夫邪人之爲名爭之也無如其沒之也爭之其名競沒之其名亡故春秋兩以宋地而不登向戌之名于武建之

列若曰趙武自偷屈建自詐也宋介其衝不得辭焉非戌之所能尸也務其意取之名而弋名者爽矣禪義之言焉而莫聽憸思逞作僞而天下禍之聖人不與邪說爭名而名乃正殆猶天平殺物不以威而物自銷矣游夏之所不能贊其諸此與

道之詖也成乎邪邪成乎亂以衛鱄爲信以靈輒爲義以伍員爲孝而大亂極矣衛侯之殺甯喜過不在殺也政繇甯氏祭則寡人衎不喜殺衎將續剸以死即弗死而衛移于甯矣且喜固北面事剸一旦志移于衎而推之刃功雖在衎私勞而已已發之罪弑君之賊也未發之惡移國之

賊也同賊固然其可殺也如鱄之志悖其私惠保賊爲臣與國援之變先公之守而鱄乃以不失其信終于齊而爲卿是鱄幸而喜殺以斧也非然鱄之不爲華散衛淵以終者幾何邪故鱄之信不足爲信也背公死黨匹夫之諒而已矣若夫鱄以失言爲病何病之晚也喜保信者可生可死而不可使爲亂衛侯之介鱄以命喜命之以弒也而其辭自致孫甯氏之二言者道之以逆許之以竊君言之不君臣參之不臣友將之不友嗚呼惡有與其臣言使弒其君擅其國而可以信守者乎苟息之不食言殉君也鱄病失言惜賊也始之不擇繼之必保苟息且有白圭之傷而

況鱄乎春秋書曰衛侯之弟與宋辰秦鍼均惡其挾小信殉昵類忘君親而賊恩也穀梁子謂鱄之去合乎春秋吾未知奚以合也

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也以事存人而不以人存事事繫于人以事為刑賞而使人因事人繫于事不以人爲進退而使事因人人之臧否也微事之治亂也大故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綱不以人爲進退劉絢氏以不施殊詞于吳札疑于貶札非篤論矣聖人所取若管夷吾蘧瑗史鰌國僑不假事而著其名于春秋聖人所惡若臧孫辰楚申不因人而託事以貶于春秋書其得失一因其事而

無益詞故子曰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言其不足以當於上
道之大綱也然則札之賢不得因其求聘以爲之特詞說
繫于聘而不繫于札其與椒術同科也何嫌乎札之與于
椒術哉且君子之責人也至于賢而止責之以賢人企聖
矣責之以聖人趨狂矣賢者之自靖也盡其道而無憂盡
諸在己可弗憂矣憂非所憂道先泯矣故君子不以聖責
人聖非可責者也知然札何足以君吳而聖人奚以君吳
望札哉嚮曰叔齊之德不越伯夷諸樊兄弟賢不逮札將
使伯夷季札各操自賢之心以酌君父之命爲公爲私而
天理亡矣且僚之憋光之狠伍員鱄諸慶忌要離之流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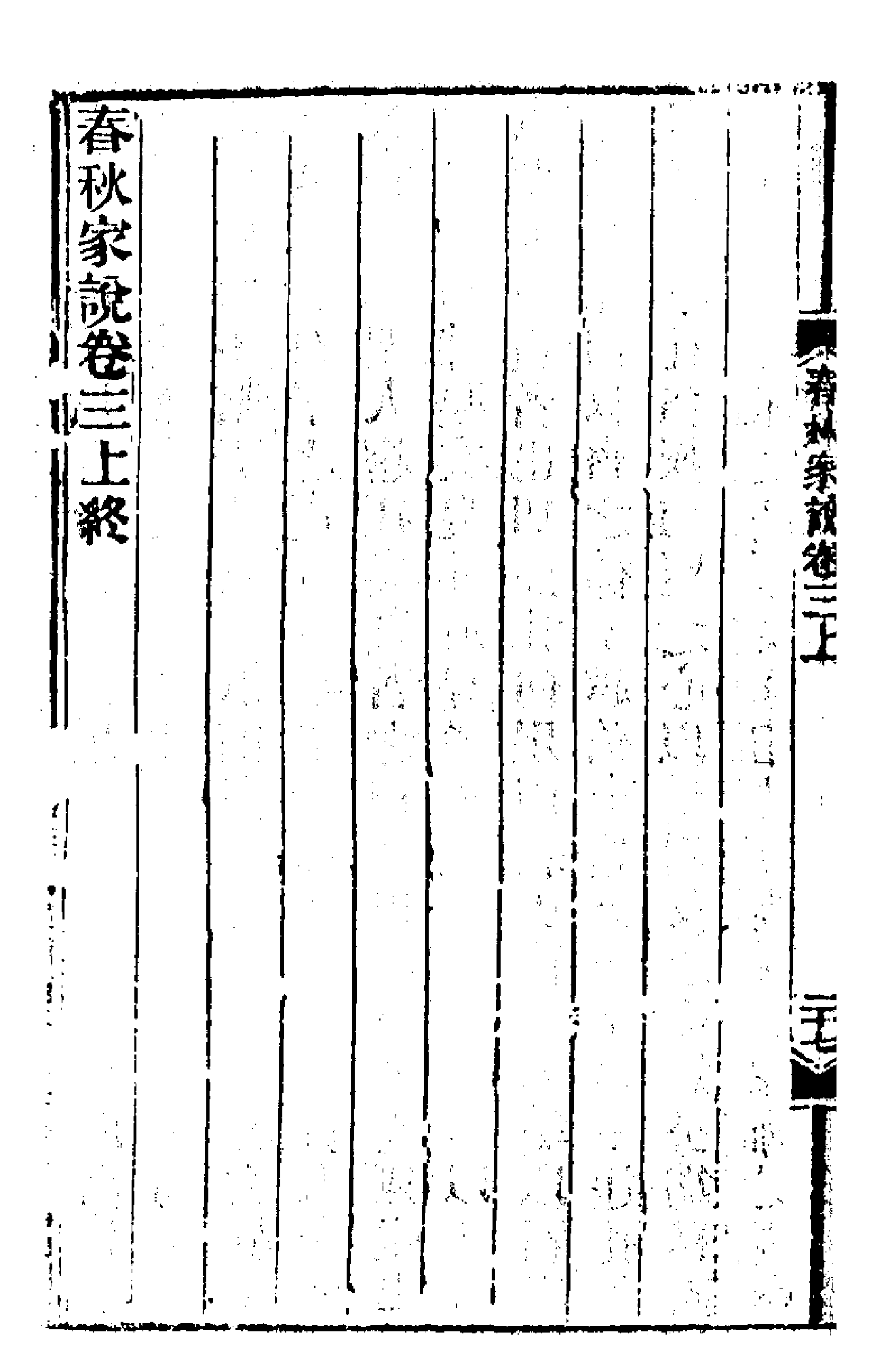
雖桀以喜亂而札乃特自賢之心排嫡系以自立亂不發于僚而發于札爲達節之言者不能任其無咎也僚光之亂不自札開札惟爲僚則身名交墮進以希聖人之權退受黔牟叔武之禍札且親以其身而爲戎首妄得以積仁之岐周毅季歷而岐然者望縣兵樂禍之句吳哉故君子之于札無可議也札之于父兄之命無可屈也微子去紂商滅而不損其仁句吳兩世之難夭也于札何尤邪札無可貶春秋不因聘以貶札如實而書從乎椒術之例說春秋者無所容其鑿知矣嗚呼達節之輿而踰矩以爲聖邪說之有枝葉也而人無固志東晉之士薄井丹而向相如

故中原陸沈而篡弒相紹禍亦烈矣秦檜讚無常師之說川北如也李贄之獎譙周進馮道祖此術也君子好辯以爭而不得使人片言亂之而有餘絢游二程之門不思而淫入焉亦爲不善變矣

札終辭而不君自蹈之仁也爭弒之禍皆始于壽夢之失正道失于諸樊之虛讓禍成于餘祭之妄立札無咎焉若然則札無譏乎以君子而議札其惟諸樊死餘祭立之日乎諸樊之始欲讓札也非道之正而猶父志也札不從諸樊乃傳之餘祭以及札是輕宗社亂典章而其爲謀也亦迂矣札于斯時昌言其終不立之心以息餘祭之妄革諸

樊之命而固請立光是仁人孝子慟哭力爭之日也而札交弱而不能易日介于石不終日一失其幾欲成乎介而不得矣夫諸樊舍子以崇讓札不可以言語爭也餘祭非次自立以與傳之札札可以言語爭者也彼即有迂曲以傳季之心其能曰吾必欲立乎其位以舍光哉如其執而不我聽也札逃而去之得矣札逃而餘祭無可傳無可傳而餘祭固無辭以自立餘祭避位以立光光立而札返焉順也光終不立餘祭且傳之夷昧終身不入吳國焉可也不失其身以事親猶承志也待之夷昧死僚篡立而札已無可爲矣況僚立而札猶不去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札

所繫能解衆諸樊之讓也迎餘祭夷昧之次立也僚僭之無忌憚也狂光之思得國也固札以嫌疑之身立乎其閒而札亦危矣哉其僅得爲君子而幾不免于同汚也乃欲以天地之德聖人之中非常之事責之乎抑又何足以當春秋之進退哉



春秋家說卷三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昭公

審于聽者惟同異之辨同異之精微者乃在詭聽者入之言者知其有互形之詞焉知其有兩立之辭焉說春秋者貴王賤伯王之貴以伯之賤貴之也伯之賤以王之貴賤之也視于伯而得王之貴因以貴王觀于王而得伯之賤因以賤伯此互形之詞也王之貴貴于伯非但貴于伯與無伯以視無伯之亂世尤貴矣伯之賤以王賤之既無王以視無伯之亂世伯亦足賤矣此兩立之詞也參以明其

然也既無王抑無伯能賢乎有伯之世而足貴邪則君子之于春秋嘗其有伯寧與其無嘗其無伯不蘄其有何也如伯之賤為古而恆賤加王之貴亙古而恆貴則終不願天下之有伯矣然而春秋弗然于有伯也固有辨矣尤有予矣于無伯也匪直不幸之也尤憂之而靳之靳其尚有也故蕭魚之會伯之終也宋之會趙武自絀其伯以讓楚虢之會楚抑晉而列之諸侯猶欲救莒而不敢自尸天下固無伯矣而春秋弗忍焉以昔之伯伯晉惟恐中國之無伯也則春秋之不幸無伯而弗賤伯于無王之日聖人之情亟矣夫聖人豈于其所賤者而爭之亦有故故曰伯之

賤以王之貴賤之猶夫王之貴匪徒以伯之賤賤之也王
至貴也伯非至賤也君子之所尤賤者□□而主□□大
夫而主天下狙詐與滅亡相并處士橫議封建大裂之天
下也故三晉陳恒賤于五伯秦儀衍軫賤于巨室陳涉項
籍賤于處士劉淵石勒賤于匹夫當其賤思其貴當其尤
賤思其所不貴君子之情也執一切之見不辭于互形齮
立之微言賊否亂世教不立天下無統謂君子之書而趨
入于賊不辭而已矣
王之既衰伯之未興人競天下惟力是求伯者亦以此而
起齊之未伯先求之平紀陽譚遂晉之未伯先求之平霍

魏虞虢以此而伯亦以此忘天下之競求而懲之故伯事成滅國取邑之事獨之衰止晉襄之中年晉不得志于楚魯于是乎取邿晉伯已失魯于是乎受邾莒之叛邑爭鄆滅鄫猶夫齊晉之未興莫之懲也而晉亦不忘其言曰疆埸之邑一彼一此過則有刑猶不可壹魯一國而他國可知已夫伯以相并而成王之蘇也伯成而天下莫相并王之救也晉則已失伯矣魯亦大東之巨邦也始于蘇終于救安在其不可謀魯以齊晉之非哉晉之言曰周主齊盟其又可壹乎是已虛名延魯而授之主惜乎魯之無以堪此也周禮在魯魯可以王而不能晉[illegible]其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抑可以伯而又不任昭非其主也季孫宿有雄心而不受命也強與以自彊宿死意如繼之則惟恐與之不弱也嗚呼趙武之欲窺晉也耆晉以自保宿之欲窺與也彊與以自張兆之獲已宿其猶賢乎武耆晉以自保外端齊楚而惟私是求不競物者物不競焉而趙氏安坐以收晉宿彊魯以自彊見忌于齊晉而意如又墮其功內外交訕無不詘也季乃終以不得于魯謀益工者術益不武之盜晉朕僥之偷而已矣惜乎季孫之可以乘之而終弗能乘也

中國于夷狄弗言戰晉戰楚齊戰吳猶言戰者□□□□也非□□則不言戰不使□□之得□□□□也與□□

則□□□不能□□則隱其戰公追戎于濟西□□□□僅書其追所以□□□□□也戰者交綏兩可爲敵而不相下亢詞也□□□而騁其自疆譬之射虎者不得虎則不足道故□□□□□不能敗之抑不足道矣書敗者詆詞也是故郊□□□□□□殄之不爲不仁歟之不爲不信斥其土奪其資不爲不義苟與戰而必敗之也殄之以全吾民之謂仁歟以誠行其所必惡之謂信斥其土則以文教移其俗奪其資而以寬吾民之力之謂義仁信以義王伯之所以治天下匡人道也故齊晉之伯成于制楚春秋許齊晉之伯則因其制與齊□□□□救邢

嗟乎虞之衆弑妙精微之旨進于夜中而使以往逆理乎
安所得斯文之知以治春秋至此極也趙盾賊也許止
忠臣之至許止梟獍也而目見孝子之至趙盾自拔居門
疾陽生自天而加大惡于臣子以他爲之辭必如是以學
夫春秋不如其無學之愈矣何也仁愚則非仁義賊則賊
義知鑿故惡于知信不足有不信則以叛聖人而禁天下
之大經誠不如其無學也
世子與于覲會之事下其君之禮一等宋公也世子下視
侯也申之會降乎小邾而從淮夷楚滅宋矣故禮者自理
者也自愛人斯愛之自敬人斯敬之希人之愛而恃足以

當人之敬是以愛敬任之人也苟任之人愛與憎敬與慢莫能必矣夫任人者莫之肯必而況于匪人者乎宋之盟虢之會導晉以諸侯授之楚宋之爲也昔者楚與晉爭伯而恆阻于宋楚以之兩爭于宋宋困而不爲下楚乃以疲楚故重宋急宋宋一旦折而合于楚且爲之大致天下之諸侯是足以當楚之重矣足以當楚之重敬可恃也楚所不欲弭者兵而姑與晉弭之楚情見矣晉持其北吳蝕其東不弭于晉非能東向而治吳也畀晉以得諸侯乃大會而馳師于江介楚懷此亟矣懷之憤盈而重爲之讎探其意成其欲緩其北顧併其東力乃宋成之也宋爲楚巧而

利導其心愛可希也乃楚既合晉而宋固爲弁髦矣晉大得諸侯而宋亦服義矣楚探宋希愛恃敬之心而恃諸于宋淺故恃焉而不敬希焉而不愛世子與于會而不敵附庸之小邾此亦怪哉且非徒敬之弗可恃愛之弗可希也楚得徐滕頓胡沈鄖而貧淮夷是即宋戶而奪其鍵也愛不足則惰仍之敬不足則慢先之微楚處之死宋將不有其國求如昔者之兩受闘而將不得兆先見矣希愛者得惰恃敬者得慢偷安者得危天下莫賤于偷此之謂矣且夫楚之重宋也惟不得于宋也其不得于宋也非宋之固能彝岸也楚遽陳蔡鄭許頓胡滕鄖而攻宋則力窮于遠取

晉且必爭而久頓師于宋則情急于孤懸將欲北收宋而吳覬其東則勢危于中折夫既已合晉制吳而東諸侯之惟其命矣順其脰咮以啄宋猶右臂之伸也故幸而吳之不易舉爾晨下吳而夕軍宋晉不能收已渙之諸侯以與爭敝宋而返席卷陳蔡鄭許以北疆河上申之會楚人之欲天下之勢已大概見矣其馳騁也將自宋始故慢之憎之蔑其班序以挑之于是而宋始有悔心故自是以後宋日遠楚而不敢親昔以恃傲昔以希愛惟恐不得也迨乎不得以履危機則雖施之以愛傲而不敢受夫至于愛不敢希傲不可恃大爽其初心而後悔貿貿者之恃人以自

使之過示亦衰乎是故君子以自不敢慢而敬人非敬人以恃其敬也自不忍游以愛人非愛人而希其愛也不恃敬天下不敢慢不希愛天下莫能循忘天下之愛敬而天下歸之非不相待而道成焉取之已而已矣乃君子之為兩者將矯持天下以逆操其情乎而抑非也自敬者非其亢之謂敬其天而已自愛者非其吝之謂愛其道而已天以臨天下弱不姑嫗不吐也道以撫天下來不距去不驚也天之所秩因尊以尊之而已不卑天之所敘因親以親之而已不孤君子之所尊親者以其類君子之類無小人天尊之矣□□□□□□□天親之矣類斯同同斯順順斯

辨辨則拒非其類而不嫌于異辨斯攻攻斯服故君子希道以恃天而天下服惡知天下之愛憎與其欲惡哉小人之附于道也不然以道見重不見道而惟見重見其重不復見道知以人不知以己見其重因而任之知以人權去于己而人司之利喪于前貲毀于後毀焉而後悔爾之動悔有悔也宋之不終弑楚而存也毀焉而弗悔且聽命于人以自傾蒙之見金夫不有躬也陳蔡賴胡沈許之終于亡也貞淫之幾存亡之致豈不辨與故曰天之示人繇道惟彰君子不謀吉而吉无不利無已抑凶而不咎天祐之矣

柤之會[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吳人[illegible]能有之諸侯□□□數朝齊齊衛

晉鄭皆與于□□會于虢[illegible]何于申以爲衛暨交齊之城

于楚而假之討齊[illegible]且於觀于楚而爲晉邾莒何知已甚

得免者非獲已而行者遜乎大惡測爾之所以無終也際

戲前之役于楚者衆顧謂况鄰而不能以欄滕亦卽從楚

者也然則申之會春秋所[illegible]據者宋鄭衛耳乃衆鄭之合

豫也于是而甚其離楚也亦于是鄭始圖我矣而不與從

何乎厥然而不疑復之初曰不遠復无祇悔爲復之初示

九賢于劉之三邪而又何□□夫知人之慧與德人之知

有近似者矣知人之既知亦反而合諸正也反合乎正猶

乎德矣乃知人之假以擇利而反正罔利而利要正也德
人之覺不拔于不正而正以爲道道必利而非以道利也
道利之分人禽之關鄢之役宋鄭之合楚利焉耳矣已不
從于伐吳而所受盟于厲盛利焉耳矣其利也適循乎道
道斯利也乃其道也惟利斯道非以道也非道未悔數悔
而不定者也楚虔汰伐吳之謀失陳蔡許頓胡沈鬪棄楚
而亡將及之宋鄭南向之詘心兆難已而小革道夫伐吳
之果不定以楚陳蔡之相繼以亡楚虔之不保其終乃以
由於其中惑而離之說退命楚逆好吳處無兩從苟求
陳蔡以求之比鄭于唯恐成之壓師將剛勉沈兩悔其

悔斯何足以當復彷之盛德哉無當于復而亟從于剝固
不若蔡齊衛曹鄭莒之猶有憚也鄉哉特列而別者之征
爲黠也從淫而害有疑則悔其淫從貞而利不遂抑悔其
貞長年有覺長年以迷長年以悔誰與原而赦之
賞有所裁罰有所止如其適上者而輕之求有不遜者矣
如其適上者而亟之屑累而有不勝者矣賞極于次罰極
于死莫能增則亦莫之增也周公相武王以有天下成王
幼公殄商定周禮致太平相武開周之功視太公而均賞
矣殄商定禮公勳有加焉其封也儉于百里而與齊均賞
之所裁適上而無以加也加之以禮樂而子曰周公其衰

矣賞之裁而適乎上下不勝上也以非常之功有必裁之賞
用同而不用擅況夫罰極上刑猶有窮而不可加者乎
僭累有罪罪其重者適上之極也重者服輕者皆從重以
止也均乎上刑而使卽乎一勿兩罪而一刑君子不黷怒
也均乎上刑而卽其一何舍乎何卽乎罪有公私因其人
因其罪歸所重而已矣楊氏之徒非必能孝而但責之曰
無君墨氏之徒非必能忠而但責之曰無父治以天下之
教不服治其私也楚僭王而變夷中國之大惡也弑君之
賊諸侯職之亦大惡也從乎僭王之與弑君弑私罪也僭
公罪也私罪觀公罪而尤嚴與以私罪服刑一國之案也

從乎從僭之與弑賊藏賊者有提而陷私罪也從僭者無
忌而逆公罪也合其私罪而治其公罪天下之案也故使
楚虔而弑君之賊與討其罪而勿之從楚臣子之責也楚
之臣子不能討而姑以望之諸侯諸侯不討而戴之罪列
于楚臣子之下而末減矣若楚僭王以變□□爲之臣子
者固非能治且相仍而戴之亦情也使之主盟以介中國
諸侯之專僻也合諸侯之專僻而使即乎末減之刑以增
重焉然則楚虔不弑而可戴之爲盟主乎申之會不殊淮
夷以□□□治其從僭而非治其戴賊辭矣從僭之罪蔑
以加也斥之□□□止刑極于死之說也從僭已適乎上

而抑又加之以弑賊猶之乎其弗加也從僭者□加之弑賊而猶然□怒黜于己而無能為用謂于勢何如其折于理弗顧措其從僭而治其弑賊欲搆之乃成乎滅之猶夫加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祇以辱公黜喜無勸黜怨無懲君子弗繇已天威天福天險也天險不可升升者墜矣故刑極于死罰極于□天下之公罪□于僭王而□□虐即弑諸侯不更坐誅況乎楚虔者固未嘗弑君者也春秋正楚子虔之卒于前罰弑楚之諸侯于後大義各設炳如日星徇傳之深文屈聖人之大法刑黜法亂惡足以治天下哉

史克之頌盜頌者也頌其詩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細
國正侯度猶存焉莊僖之盛猶無人地也逮昭之衰併邿
與鄅受漆闞郕鄟本于邾受郝鄫防兹介叟于莒孟子曰
今魯方百里者五皆非其力取之時敝而坐收之也惡莫
大于滅人之國而或必有討罪之辭其猶可以居之矣惟
夫謀之也不以知奪之也不以力受之也不必有名于是
而諸侯之爲盜無忌也無知者謀之而亦獲無功者奪之
而亦保不必有名瓦解以授之人而不敢爭于是而小國
之不自立也亦甚矣小諸侯無以立大諸侯不忌于盜尤
大之諸侯愈以多得而無厭無度者無侯封建之不毁何

得焉春秋書三叛人其制直其刑嚴瓦解之勢卽文而顯覽者以議天下而天下可知已

會申之役楚長諸侯以伐吳伯制也號舉淮夷而不殊猶未純乎伯制也明年楚再師諸侯以伐吳徐越稱人以進孰進之楚進之楚純乎伯矣春秋之爲之伯制諸侯之伯之也非諸侯之能伯楚晉授之伯也晉授伯于楚而後楚得肆志于吳晉授吳于楚而後楚得成乎其伯成乎其伯而後諸侯弗得不伯伯制成矣故中國之授夷狄行乎之授小人授之利弗可授之權授之權弗可授之道以立權權以收利利不損名權不損道雖行乎弗能奪之況卽

人之危從者乎吳之于中國也毀衣冠殊言語異飲食別好尚義之所必懲者也故楚伐之而義授以伐而欲損其權授以權而欲分其利必不得矣晉不得爭諸侯不得拒春秋不得奪斯乎楚之伯以伯也春秋之爲之伯詞猶若有辭焉而聖人之心迫矣

矣以知貶毫毛之惡揚纖芥之善非春秋之通旨邪貶毫毛之惡爲無惡者言也既可無惡而猶有毫毛之慝君子之所惜故貶揚纖芥之善爲無善者言也不望其善而猶有纖芥之美君子之所矜故揚齊桓帥諸侯之師以侵陳貶毫毛也楚子殺陳夏徵舒揚纖芥也若夫大善大惡之

司爲天下之所惡衰猶且取凶人之纖芥而揚之擿君子之毫毛而貶之猥薄以行喜怒非君子之所肅心而規以求春秋之旨難矣晉與楚有分天下之心故授吳于楚授諸侯以從楚而攻吳楚東向淮海而晉乃以北啓中山南北裂天下之大故也伯之所自毀王之所自亡中國之禍所不可百年定者也春秋于此窮趙武屈建之情達衰周不返之勢進徐越而楚而狄晉其義人矣遂虎者失鼠邪死者勿問破盂猶且取毫毛擿纖芥以寬君子之喜怒胡屑屑邪吳之助慶封也且不如楚之助魚石也助魚石無尤貶之詞如不以慶封故而尤貶吳矣楚虔之殺慶封不

加其殺蔡般也殺蔡般無矜矣之詞則不以討慶封而善楚矣楚靈其甚矣之心而會有慶封之事盧據其偶執之名以進退矣楚則是受楚欺而責矣者已細矣故知進楚者伯楚也外矣者成楚伯也成楚伯而後成晉之狄晉亦一伯楚亦一伯楚亦一狄晉亦一狄矣狄晉則無俟于伯楚伯楚乃以知狄晉之爲大善大惡之司天下盛衰之際創鉅痛深君子不得已而起特文焉非細人之所知久矣慶封之實殛有司者之治也春秋天子之事有司也云乎哉

平者前有不平也平丘儀之役解齊景公立會與齊同與子

諸侯之事者三齊兵不西魯不東戒十二年矣固無不平而何平邪故暨齊者非但平也齊亟收魯而魯不聽晉也春秋之書平皆有天下之大故焉鄭輸平鄭始離魯于宋而齊伯肇宋楚平楚始收宋以講晉而楚臨晉伯之謀戎暨齊平齊始收魯以離東諸侯之西向而晉伯遂不可復故魯無狐壤之辱易子之厄無怨可釋而以平篇文曰自此而勿以晉間齊也故魯之結齊也雖不能保而棄晉也繇是而卒不得合魯棄晉東諸侯之棄晉無遺矣故厥慭之會晉欲因諸侯以謀蔡而莫之聽平邱之盟以兵矜之而衆愈攜乃春秋之紀平非甚不與之詞也齊收魯以亢

晉魯釋晉而合齊伯事敗中國分矣春秋之所齊桓晉文將獎伯以綏天下而糾其亂敗伯以相禁而制非其不與邪嗚呼昭定之際聖人欲史為諸侯謀伯而不得矣晉無伯功無伯力而更無伯之心也無伯之功中國滅于楚而不能問無伯之力脫諸侯之瓦解以去而若無知無伯之心趙武韓起魏舒之心路人知之矣志專內竊是名義之相臨含南圍北竊中山以自肥也□□□□而無與聞則非已而聽近者之相保諸侯瓦解而若無知則即欲避之而彼不受執政之心利失伯以移國則義不可為權姦之私人故為魯者婿于吳覲于楚屢辱于晉抑不如其平

齊之爲得矣王之不王不如其協以戴伯伯之不伯不如其離以救亡聖人與天下同憂患而乘于時遡乎昭定以降而春秋之志隱矣殆乎不可爲矣權衡之大用不能一概以施而用之也密子曰吾其爲東周乎非聖人莫能爲也聖人亦爲大賢以下且無以措其手足顏閔終老于布衣以此夫

謀國家者謀之以其安禍之徒也謀之以其危禍之徒也曰謀其安則戒匪人之比也必甚故夫恃國之恆固恃于孫之恆令以之危而不亡者鮮矣此亡國敗家者之以禍發于猝內潰外侮蔑于一旦抑將歸咎于天而不知其皆

人也介楚國之方得諸侯以將大會而逞其欲蔡廢于是而弑其君圍道楚圍之已得諸侯將大有事于中國陳諸于是而假其弟以殺其冢嫡故楚之滅陳有機滅蔡有辭不自其先不自其後禪讓篡奪叔肸國僑之以小知害天孫此始也春秋諸侯父子君臣交怨以相戕賊或討或逞而國不必亡豈獨陳蔡之宗祧爲必棄于天哉故曰不恃國之恆固不恃子孫之恆介以之危而不亡誠以國之固子孫之介謀國者之所深願而不可恃也君有凶德而亂卒定國有賊而或爲討以靖之魯莊得之齊桓晉獻得之秦穆晉伯廬得之晉衛莊公得之陳夫固有其不傾之道

矣故曰非我類者不入我倫為我倫者閔我災不入我倫者幸我災困其恆也故首鯢者勿納鱧字雜者勿壽鬭不恃其鯢與雜之工游而善陵也禁自厥貉以來陳自會鄬以後授命于楚游羿之彀中而逃之久矣國無恆固也予孫無恆賢也禁固獸行于房闥陳溺湛甕于牀笫而國已懸于楚之吻何從得姻婭宗姓[illegible]行德義之齊泰陳晉而與夔其不弔邪黍離之詩曰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外有犬戎之相乘而後伯服足以亡周不然宋劭之逆唐元之怨父子喋血而無或奪之何天之獨隆周邪

春秋之紀陳亂也其詞詳詳以閔陳而寔閔乎陳侯溺之

字也瘕瘕餓溺志也局据以立謂溺命也招本溺命成溺志然而溺綏疑志以門殺嗚呼一往之夫始之以一往之志假于不可恃之姦人志已露命已移雖欲止其燎原之勢而不可得則惟有疑志以死而已矣故夫天下無可恃之姦人而尤不可恃者姦之在兄弟媚嫉朋者也乃若予處不合之周視甚必戾疑之而圖絕之哉其猶可養也命之必正而導之順也故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無棄焉無疑焉之謂也其尤姦也不可養也有弗命而命必正也故曰烝烝乂不格姦勿使得有爲之謂也悲哉溺之獄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能保兄弟之不相倘者

乎殺子之志已露于兄弟則兄弟習我之忍而胡弗相師以忍殺子之命直授之兄弟而不忌則兄弟且忌我之忍而胡弗先我以忍已使姦人窺我之忍則彼灼然早知我之不可終事而我猶恬然相倚以其謀其宗社迷者曰迷猜者曰猜身不死國不亡其胡待焉偃師殺溺恚以死留奔過受戮招乃逸罰于越故莫閔乎陳侯溺之卒其弱不可瘳其禍不可弭也

稱陳侯之弟親愛之詞也親其所固親愛其所必愛陳侯之于兄弟未有過焉而嗣子殺身恚死國旋以亡何也非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弟陳侯之不宜親愛其姦也以弟故

愛之雖姦而非保姦以姦故愛之亂弟而非友弟天下有與其兄弟謀殺其子而悄然不疑其忌我者乎則天下有兄弟命我以殺其子而可受命以無拒者乎必拒而不拒非姦人孰能任之招自任而陳侯推心焉故曰保姦非友弟也是故命之殺人而不應者其忠易見命之殺人而力任之者其姦易見惟庸人則不然恆忠其所姦而姦其所忠志已不可戢命已倒持而後悲恣從之自斃速矣嗚呼不得有道之子臣而與屬焉不得輔仁之弟友而與交焉必也與之謀非常之事而不邀命之以非望之功而不居志所欲爲率與同爲而不應己所好而猶爲發其短己所

惡而猶爲稱其善者乎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其不相比也用其道則蠻髦自効反其道則兄弟爲姦招之慾行而無忌也陳有骨鯁之宗臣猶非敵也陳之無人也溺之忠其姦而姦其忠已久矣

有哲人之愚有愚人之哲愚人之哲亦甚便矣楚合陳蔡鄭許以圖宋魯遽往會之楚滅蕭以偪宋魯遽往會之楚因陳亂而滅陳魯遽往會之僂捷之甚便魯數用之而無勞再計所謂愚人之哲甚便者也楚挾大欲以覬中國疏不加怨親不加恩視其力而已矣力苟未足即深怨如宋而取平以旋師力苟有餘陳蔡日抑其廷而數墟其社然

則將高枕山東而楚將能以一矢相加箭矣挾走權之心乘趨時之捷足無能自困因以之際故甚便者愚人之哲哲益愚也楚虔無道以興其興也候譌候以興即其遠以燔者也將則君執玉大夫將賄棄疾立而自戕封陳蔡以謝天下謝天下非忘天下也將則君無南轅臣絕行李故夫愚人之哲亦豈其韓走權而疾趨時也哉殷以一日歆以一旦一旦之作炎魂穢神游而速去之也亦如枹欹而鼓瘖嗚呼處無道之天下而欲為君子其亦難矣道之據不加勢之張志之大不加氣之盛輿之彊不如表之榮非夫善世而不伐不見是而無悶者惡能與浮沈之流俗相

迎隨而弗惡其守者乎嚮棄疾之寥寥也匆嚮虔之奔走天下也懸人無所用其哲而已乃全詩云無然歆羨此之謂已

春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許之討賊之詞也書執公子招誘蔡侯般執世子有不許之討賊之詞也招殺世嫡悲怒其君而不去其公子般弒君父而稱侯子稱世子不予其討目言其賊賊非楚子之得討矣臣弒君子弒父凡民罔弗憝者人之大倫存焉而非我類者不入我倫不入我倫人倫之潰敗非所治也非倫者而治人之倫人道息矣故君子之惡虎豹蛇虺也甚□□□□□□也甚□□□□

□□者爲其志□□□□也惡亂賊者爲其變□□□
也已變者其子將變者不得變而固然者其子變者從已
固然而猶責人之將變而類己將不知者且許之以義者
要豈可以欺君子哉非若楚莊之退安子伯志討賊而不
有其國必弗爲之假借之詞君子之不可欺也以此立教
不善變之臣猶取討賊之名□□□□□而人道遂滅
夫乃知春秋之所憂患遠矣哉
楚人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世子無降伏之道見執而死
以爲世子之道得矣有之爲世子之道未得也有固不可
以爲世子也故春秋以用有目楚人之惡而弗爲之死難

之詞以隱恤之臣弑其君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在宮者殺無赦況有爲般之世子哉世子乎般亦般而已矣然則爲首者將何招哉公弑之日有有知焉死可也幼而無能死長而遂志以引決未晚也非獲已而不立乎世子之位逃以去猶之可也般者天下之所不容不得以食乎蔡之宗廟有立則般祀食得其國而祀元凶于先人之廟以夷先祖于大慼蔡仲之鬼不如其餒矣故國之存亡非有之事也有非獲已早逃其位國人求景公之別子以嗣其先俾般之罰正于死後有之所得爲也有爲般之世子而有罪矣要死而死不可免貪國而國以亡其日用之楚罪

而有譏君子之所弗恤也
有受治者以天子之治治之故貶其爵微其人陋其事目
言其所爲惡擧凡滅仁禮去信義者用此法也有不受治
者然後以王者之不治治之則爲之號擧故戎狄荆吳之
擧號號非罰也貶絀之所不加示不相統焉耳以法治諸
侯以不治治化外故曰春秋天子之事殺之戰號擧秦許
之伐號擧鄭鮮虞之師號擧晉曰彼且于宗周未亡之天
下自閉其國我不得以諸侯治治之矣故殺之狄秦非謂
其貪利蔑親也譏貪邪以滅同姓而猶生名以治之也伐
許之狄鄭非謂其附楚也陳方會逃歸而卽楚猶目其事

以治之也伐鮮虞之狄晉非謂其詐也獻公紿虞公執而滅之猶稱人以治之也惟之三役者天下離合之幾宗周存亡之故封建興廢之緣繫焉竊宗周流天下以廢封建則不得爲中國之諸侯矣不得爲諸侯天子所不治彼自爲秦爲鄭爲晉非我侯氏猶荊吳戎狄之爲吾敵也自殽之戰秦于是而東爭豫土周不保其雒之勢始于此矣自鄭之亟伐許天下遂顯然以不從楚爲非制周之東援啓楚之北道南北分疆之勢成于此矣自晉之數有事于鮮虞盡捲河北以分天下而伯者彌縫中原以奉一人之勢解矣故昔者弭兵之約向戌之說已陋而懸之速楚國

之相辱已甚而居之安晉分天下之心日移于中山暨代之間委南諸侯于楚謂爭楚之無益非如梁南圖北圖據以自實可捐伯而以謀王也師楚之知抵楚之間嫁禍周之惡于秦楚而實以吞周所封建之天下搤山谿河以臨周于是而七雄之勢成矣七雄之勢成而晉得其三是晉半得周之天下也王失則伯維之捐伯不居而雄心存在是周之亡不亡于秦楚之爭而亡于晉之委也故鮮虞之師周之所繇亡人不知其以亡周封建之所繇裂人不知其以裂封建而君子知之則已早矣曰晉自是而非昔之晉也敵也狄也有天下者爲之防焉耳無用治矣嗚呼秦

觀周周而外外有秦鄭裂中國以楚爲名而爭天下則周外有鄭晉以山東餌楚闔吳而自食河北則周外有晉秦爲秦鄭爲楚晉爲晉齊燕因之遂以分天下滅宗周而諸侯封建秦借之晉成之齊獨有欲焉齊其免夫故六國之亡韓魏爲先趙爲燕齊最後亡而殺戮亦淺秦一守內遽燔于匹夫之手爲萬世笑春秋之所慎爲不足治者天之所重罰故曰聖人之于天道合一者也

以道定天下之刑名實而已矣刑不從名名不從實別爲之意以或出之或入之刑不中道不立自矜明斷而天下去之也若驚故矜明斷者未有不驚天下者也楚周實未

嘗弒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子虔弒楚公子比皆弒其君也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比曰皆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齊不以討賊之罪殺商人故春秋正其名曰齊弒其君商人棄疾以討賊之罪殺比故春秋正其名曰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以比之稱公子爲疑則商人之弒君亦稱公子奚以先言歸而後言弒爲疑則比嘗出奔非弒其歸將嫌于在晉之不得弒也正亂臣賊子之刑使速即辜而無辭名正焉耳授弒父與君者以名使終得名而不怨實殺焉耳故曰微諸庶民質諸鬼神而無疑實以庶民之問見爲微名以鬼神之怨恫爲驗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懼此焉也邪說與疑辭溢於行有託以免巧者避之愚者嬰之故其詩曰有兔爰爰雉離于羅王道之壞名實先亂詩降而風乃作春秋以名準實以刑準名實刑準名實而兔不得逸雉不徒陷春秋所以撥詩之亂而反之正也聖人沒大義隱傳者矜明强斷出賊而入良則春秋反爲亂首君子知趙盾楚比許止之實弒而鄭髡頑楚麇齊陽生之實卒雖有淫詞勿聽之矣

美之大有傳人惡之尤有罪主不立夫罪主者其非惡之尤也不足有傳人者非其美之大也借晉荀伯之廟而日言荀伯以爲其獨以當天之怒矣石碏殺州吁雖厚殺無

知而概之以人石碏討賊之力微雖廩乘亂而無必志不
足以當討賊之實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一與一相當取
推刃弑逆之賊無倚于人而伸其獨斷者公子棄疾而已
春秋書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大詞也大之乎石碏之與
雖廩而棄疾僭也聖人疾人義隱浮詞以亂揜大惡揜大
義知義者之所弗取弗取之者不足取矣謂棄疾爭比以
立而又忌殺之則是比弱而棄疾彊比拙而棄疾狡比猶
賢而棄疾固惡也謂弱以伸彊勢人之術春秋之不爲勢
人審矣拙者爲狡者之囮而護狡者之譏以弑君之罪歸
拙者愚人之斷春秋之不爲愚人審矣抑弗獲已而曰比

賢而春秋譏衞之邪大責之備愛之深也責之以大粹而摘其小疵全之道也原慝入殺赦不容之惡推與之以卽污瑕之刑人何利有君子之愛一附小疵而卽嬰無上之辟誠嚴其所惡獎其所愛君子之情不同而天下順爲詩其所愛貸其所惡雖得天下不能一朝居甚矣夫淫詞之以害治拂情而賊道如此其烈也春秋傳棄疾之人以甚美其討賊之獨力二百四十二年之僅見立臣子之鵠以伸天討大義昭無容掩也

春秋之始不援伯援伯者以拒楚也援伯以拒楚楚雖強而不納遜乎長岸之戰而內楚者以拒吳也故君子之道

無適也無莫也[illegible][illegible]惟恐淫泆叛時以盜賊行其道不[illegible]
人雖不可與有無見者矣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號吳人[illegible]
而狹之內楚外吳之旨明矣外內者無定形以內視之[illegible]
外以外視之而內猶門庭之與室也庭視室而外視諸門
而內矣楚始僭矣是于周外而有楚也故從乎周而外楚
中統邊之詞也楚受貢于周用爭晉而不敢爭周終乎伯
而尊王衣裳禮物有中國而從于會盟吳乃以斷髮文身
之質蔑禮尋兵而亟乘楚禍則從乎吳之外而內楚近統
遠之詞也近遠者非地與族之謂也均是人也言不可得
而通服飾器用不可得而名嗜好怨惡不可得而知斯遠

乎人矣遠乎人之必外故近乎人之必納是以邾獲已而納楚近乎道者近乎人遠乎道者遠乎人道不可得維其人人不可得則又維其人道之近接伯則以人存道而道可屈內楚則以道存人而人可汎故曰行其庭不見其人廣大其心以存人道而無適人君子之于人道至切矣

夫子歎吾猶及史之闕文而今亡文亡闕者曲以成其說也闕而曲成之則抑不必闕而亦曲成之罪人之曲辯辭惡者之誣詞僞牘未刪或樂其新以取之而是非撓于是聖人作春秋據名實定誅賞謝曲以伸直實有者不故出實無者不故入聖人無意以示下而不私其智曰許世子

止弑其君冒赫然舉覆載不容之罪加諸人子實所本有不得而出焉注矣傳春秋者猶曲為之說縱止于大慾而陷春秋以深文之過俗儒溺大義隱厄言曰繁世教之陵夷久矣且夫出入人罪而使之輕則輕者無處矣入人罪而使之重則重者無處矣不嘗藥而言弑何以處夫楚商臣蔡般之躬為梟獍者也納商臣般于不嘗藥以蹈死之等而商臣般可自託于孝子之列矣且夫不嘗藥之不可言弑猶其不可言孝也周衰禮廢二百四十二年以卒葬見者百有餘君其子之能嘗藥者吾不知其僅幾也藥之殺人也或嘗而得或不可嘗而得以尤毒之藥攻疾雖無疾

者嘗之而眩自不一也已寒而清之已者而溫之表疾而裏之裏疾而表之雖殺人也速要皆不可嘗而得者也故嘗藥者孝子之末文也僅以一嘗終臣子之文而子道畢僅以一不嘗未修已末之文而弑名定是率天下以爲僞而蔑其固有之良矣故曲爲之說者不足以賊道則聖人何歎焉有其所無無其所有司曲講縱大惡逞末文損天懿聖人之歎歎此潰耳歐陽氏之辯得聖人之旨必伸傳而抑之胡氏之保殘事已固矣夫

葬者人子之事也君弑而賊不討以是爲無子矣故不書葬有賊臣以當罪而子猶與于惡也雖然與于惡而惡亦

滅殺罪定于錐刃之既加猶以不孥誅其子傾覦夫招其親于滑稽者當不孝之罰以情識法發縱者也若大惑世子者既弑其君親大惑之刑致一而已則不復以不孝再誅其子已從乎重合其輕也已從乎重復從乎輕是猶可求之于為子之道而大惡逸故蔡景許悼之書葬不復以于處其子也臣弑君賊不討以不葬誅其子子弑父賊不討不以不葬誅其臣與其餘子何也葬非臣事也喪有主而弑父者為喪主亦非餘子事也身為儲君分尊勢偪威行于中外恬然就宮中為逆而代之立中材以下為之臣與其餘子固不能旦夷討也君子矜焉而有待不遽誅也

且不葬之罰誅世子者也臣與餘子終不能討亦不于葬誅之法之所麗貴賤之差辨矣知此則蔡景許悼之葬其義也許止之爲梟獍又何辨焉曲說者求之于葬不得則又求之于日無所不爲許止解意者其樂爲梟獍之私暱乎

諸侯之世子必名故當喪有故而亦名子般之以名卒猶子同之名也王世子不名會于首止君在而不名則君沒當喪不名審矣以是知書王猛者非以猛繫王也猶之乎鄭忽齊小白當去疾之以國繫名也王室不可以言周則曰王猛猶云王國之猛云爾[illegible]之猛猶之乎王札子也

將猛以有國猛可以有王國乎猛而以有王國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之師得稱大王不名父猛不可以有王國爲猛治其逆[illegible]
乎王札子之例以名猛而絀之猛可以繫之王國爲王室
治也故從乎鄭忽齊小白書乘疾之例以國繫猛而誅子
朝猛可以繫之王國朝爲其不可以有王國邪長幼之大
倫天下之公義也父子之仁兄弟之恩當其事者自喻之
義也景王之意廢長立少秩大倫者所不與猛所不得而
奪也長幼之大倫天下之公義人子不可得而奉乎曰奚
可哉故伯夷者非夫高人絕世不可徧責天下人子之行
而苟非伯夷尚得以爲子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

已孟子曰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苟弗伯夷不卽均乎盜蹠者小德之或然也苟弗伯夷卽均乎盜蹠者君臣父子兄弟之閒也子朝以幼奪長乃先王則有其志矣先王之志不行猛立而朝爭則罪專朝而猛免先王之志或奪之朝有挾而猛爭則猛與朝分罪春秋書王室亂王室之人皆亂人非獨朝亂也非獨朝亂而猛先之朝乃應之是故敬王未立以前春秋不日子朝之惡而以王猛居皇繫諸王室亂之下明乎亂王室者猛也父子兄弟稱兵相向曲直爲輕先後爲重苟先之矣雖直曲也苟欲弗先雖欲不盡責人以伯夷而不能也故君子之責人

不達求其如舜而責人之子也則必之以大舜伯夷泰伯
而不爲背故曰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定者必
至之準也朝有奪長之心而猛先之以事故猛未至朝不
適罪朝既有爭猛之事而敬王立以靖亂故猛已卒朝惡
不戕敬王討之以有名然後[illegible]尹氏立朝之惡而正敬王
居尊之號敬王所奉以討朝者爭猛之無罪也朝篡而成
乎賊也王猛所挾以首亂者景王之過也挾父過者不孝
之尤則不可以誅人之不弟也追景王之失以治子朝子
他日義著于天下君道也有王猛以紹諸世子之外捨子
朝之惡而未發義喻于當人之心子道也當人之義動諸

心悅諸慮不可以名爭不可以天下之公論爲所挾故曰義內父之志不可奪無之而奪焉者乎曰權衡者非適有也物無適權衡而乃以用夫權衡故心卽爲權衡而非有權衡焉聽心之用也彼心之所輕重者將爲之權衡矣而我適從之是吾無義也或適逆之則父子兄弟之際不得以有義矣審彼輕重之所向者吾心之用也故禮莫大于別嫌仁莫大于全愛無嫌而愛可全君子之以精義也是故景王之志志立于朝王猛奪之而爲亂首匄之爭朝猶猛也猛以奪父之志受誅而匄無嫌審此者可以全愛矣景王

之惡後立朝也猛長于匄諸于長而朝不得立者惟猛當
景王之存猛固存匄固無歷朝不立之勢則景王之所甚
惡而忌焉者猛之立非匄之立也子朝不當立而立景王
之邪志猶之可尊矣猛爲景王子景王惡其立而忌之父
之惡子可行于子不可以邪志言也猛見惡忌于君父而
欲挾己之是尊父之志犯其所甚忌居厚實于己以彰先
君之過猛乃以受大惡而不可辭敬王之立非先君之所
忌矣先君無惡其立之心則矯先君之邪志以挽而之善
敬王可以無大恫于鬼而伸大義以靖社稷愛未損也使
敬王讓鼻兒之亂人迎先君之邪志與于邪者也先君無

忌我之心疑焉而不敢立成先君之惡者也故伯夷逃叔齊不可立而中子可立子朝篡王猛不可討而敬王可討孤竹君無忌于中子悼王不預惡夫敬王無忌無惡不得以億君父之或忌或惡而自疏所以曲全乎愛也景王緣朝而忌猛非獲已而[適]立匄于此而自信以不疑非奪父志也其庶幾于矜然者與春秋書天王居于狄泉大義以無嫌而定全父子之仁也

傳曰春秋因魯史之舊文有可損而不能益允矣夫不能益則傳聞所聞所見辭無可異而或益也夫子作春秋定大法無所避就而有所避就者不以其知之嫌而仍史官

之職也故傳聞所聞之不益非惜其不詳也所見詳矣而不益史有其詞要人不以意使之也不以意行故曰無意不以我侵人故曰無我詳言要人者即于此而得之矣故王室之亂自言其亂猛朝敬王之備記其始末皆魯史之舊也公孫于齊遜之晉其次其居其在乾之巳詳亦魯史之舊也昔者王子穨之亂志齊之伐衛而諱隱子穨之實叔帶之亂志天王之居鄭而不書復入之事或曰穨之亂齊平之帶之亂晉平之魯未有事而史不詳乃猛朝之亂魯亦未有事昭公出意如不自保夫豈暇為王室憂而舊史猶詳之春秋不損何也當時晉不能伯無能奉敬王以

靖亂而天下之人心戚矣昭公出季氏不敢立君曰錮公于外而以逆公爲名國人未忍忘也國人未忘而公卒不返魯國之人心戚矣心之戚故志之詳莫在王室失職在伯罪在强臣過在昏主崇貨忘義在齊晉之執政史臣無所取裁乃孤仲其意以立文聖人之于春秋也下失道則挽權于上上失道則取衷于下魯之史臣內戚其君上戚天子志之弗諱言之不忍略聖人以是爲不可損也即人心立大法專用民志以存天彝以爲有變例而特書啓王通元經之妄作誣矣哉

事之未敗則人競其說事之已敗則敗者徒啓夫人之欲

避者則無如其避事之得矣避之于事先便以歸咎于任者嗚呼何進景延廣之以其身爲咎府而用興李綱之撓敗以爲名復誰與之爲瀟灑哉事未敗而兩說疑否彼而可此者未嘗有固可否也人之所可從而否之其否之也力而自可也不力非不力也無固可者必將居于不力之地假人以勝而可便咎其敗也天下之禍莫大乎議事者有詐敗之心先居于競之無力授人使敗而已避之匪然天下亦安得亡國之與敗家哉及事之敗咎不我尸咎旣有歸然後以無徵而持其固可立爲定論垂于後世說淫辭堅而追論者信之如昭公棄晉主齊之說放于數千年

而莫辨其誣乃不討昭公方出之日孰爲謀而以主晉爲
圖可邪昭公之未奔也七覲于晉劣得成禮一而已矣晉
之于公何如也故意如非能逐君也孫甯有晉而後衎亡
會援有齊而後赤弑逮乎叔舍見執公自往請汶且河上
託疾以返不待晉人之辭而公已憤然自絕于晉矣然後
陽州之役何忌嚴戾敢于比賊以攻君晉人曰君不使一
介辱在寡人將誰欺邪晉之無志于伯者晉卿之下比以
交譏其君也路人知之矣士鞅黷貨不廉于梁邱而權尤
重志尤賂晉不可恃非獲已而改圖故當陽州野井之際
昭公所可與爲主者亦惟齊而已矣晉失伯而齊欲得之

陳氏有下比之私而猶不敢逆欒邱之貪賄行于貨而猶
忠于晉是齊有三可恃而晉無一也齊不足主而貸況于
晉哉從乎主齊而不成則晉挾以咎齊而為之說者挾以
咎公之失主鄉令主晉而不成齊且挾以咎晉為之說者
抑曰野井之唁鄟陵之盟齊勤魯如斯而昭公舍齊以自
陷于晉也其又何辭惟先以主齊而主晉之說飾救害敗
之徐欒揄任事者之短以捷取前知之名而立乎成敗之
外以塞任事之口而爽其心國奚其不亡而家奚其不敗
乎公奔未幾齊唁已先闕成不克鄟陵繼會公自無反國
之才于齊何尤焉探本者未論之平也平情者聽熒之陸

也設其不然要以觀其終者盡變之道也以彼參此早計
而取必其可否者懲利口之法也以是衡量乎百世略成
敗而持公論事雖敗而旨不偏歸君國長民之要術也而
使人遊矣夫使人者豈無以挾獎人哉幸人之敗以自獎
無固可而有固否君子之所甚惡惡此焉也
春秋之與晉不如其與齊齊失伯而猶列之侯晉未失伯
而□□□□春秋之□楚不如其□吳楚進而以中國之
治治之吳終不以中國之治治也楚猶虜之弒爲誅其賊
鄢陵君傷目言楚子迎之乎中國之君臣矣吳遏與光死
于戰而不言滅不啟其兵死也吳弒其君僚不著其賊不

是與謀也不得其說者以爲僚不宜立宜易弒而賊可無
治當剸篡立猶門常嘉僚之失正未烈于剸也抑以吳之
大臣不早廢僚而召弒禍罪歸于大臣是大臣特不能知
權以進非常而遂卿上刑賊反逸踐輕重之衡僨矣故曰
屬辭比事春秋敎也刑比其類例比其同以知僚弒而不
日賊以吳之爲狄已甚而不足治也故大均天下者法也
齊爲天下伯晉自爲伯君子以法進退之而大均平辯□
□□□□□□禮也楚以僭王夷吳以斷髮文身夷君子
以夏治楚□□□□□□□□而進夷之而大維淸□□
□□□無君臣父子之倫也以大倫故□□□□不以□

□而廢大倫商臣比所以服刑于司寇所惡于無君臣父子者□□也□□□□□斷髮文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復何望焉號與吳以視司寇之所不治也別夷于夏而王事與別人于禽而天道正以王治晉以天治吳聖人無異用人事有異受故曰理一而分殊

例曰□□□□□□志吳楚之兵爭則內楚以外吳不從乎相攻之例矣吳越之相伐相入詞平而無所內無所內而猶志之春秋之例于是而變也天下之勢必有所在昭定之際晉無伯心齊欲爭伯而不成楚奔命于吳而不給勢之所趨合離之所競西不在晉東不在齊南不在楚吳

越于楚乎受勢之所歸以司天下之輕重故其相攻也天
下之所視也天下視之而天下變天下變則例變□□□
之攻所以甚天下之變也天下變則例變例變則道亦可
變與曰道有隨例而變者君子之所以用時也有不隨例
而變者君子之所以不爲時用也昔者春秋嘗不授齊以
伯矣已而授之授之齊而又授之晉繼而惟恐晉之不足
以伯矣此大例因天下道因例用用時以治時者也其于
楚也嘗號舉之矣已而爲存其君已而引之以內惟恐其
不得志于吳矣此大以例從天下屈道從例不獲已于時
而救時者也至于吳而無望焉矣無望于吳亦不可改而

望越無望于越終弗容復望于吳吳越之事輕死崇殺獎詐尚力自戰而不爲天下動苟勝而不爲之名棄□□而賤□□□□□□□□□□□□□故君子可用時而不爲時用楚可用者也吳越必不可用者也必不可用而用之則爲之用而已矣故吳越相攻之詞均而不以內楚之道內吳也人爲生死之際道之尤嚴舍此而君子無道焉容變哉然而天下視之矣吳勝則走吳爲衞走之而晉且走之也越勝則又走越爲衞走之而齊且走之也迨二國者之已滅其道知餘習猶以染戰國之天下趙武靈秦莊襄始皇之所尚皆吳越以爲師則天下之大變始開

于吳越君子不能自愛其例而爲天下錄變乃不容不自愛其道以治天下之變故春秋有三變王變而伯伯變而夷當其伯不能爲王存也而存伯之詞恕當其夷不能爲伯存也而存夷之詞危其詞恕者裕道以望伯其詞危者守道以望夷每降而君子之心益傷見乎辭矣

春秋家說卷三中終

衡陽王夫之譔

定公

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劃戊辰之前以君昭公正戊辰之始以君定公春秋之義例魯人之情意如之有憚而託乎禮三者合也意如無憚則魯人不得以暢其情魯無其情則春秋不得以存其義故知禮者先王求不背于義而盡人之情也凡民之所暢君子之所存不背者弗敢異焉然則夫禮者雖不背之情莫之或違也不然孰迫之憚而必遵此哉祭仲之心乎嫡也叔武之未忍

于君兄也甯殖之死而不忘悔也其情亦可反之正矣而國亥于無禮無以約之則不足以生其憚心不肖者冥行自是而國人習焉于是而聖人莫能爲之例鄭儀衞剽與出奔者而竝稱君衞叔武非喪而稱子生死存亡一彼一此無義之例聖人弗能正也故凡民之所習不肖者之所憚君子之所正相須而後成乎典禮義不詭究公子朱逆喪于乾侯其猶授受也五日而殯殯而踐阼其猶頓命也季氏不純乎賊矣故治賊者嚴竊賊者辯竊不辯治不得嚴驅季氏以箏于祭仲元咺孫林父之刑彼何憚而不畢爲其已甚者與文虧則求之質質虧則求之文文質兩無

可原而後刑之不肯殺人有情實未洽也意如有憚文未肯也子曰我愛其禮禮在而成之不忍詘也文以濟情質亡于一時而存于後世聖人猶且愛之豈徒愛其文哉愛其欲暢之情有憚之志也無庸深求之矣

觀諸瘵者非因瘵也適有所因與氣乘之拙工爲之診曰此他日之必瘵者也遽而攻之攻于所已病而助病力之未遽攻于所未病而導病以入五攻五入病周乎藏于起乎而瘵成拙工固曰吾信他日之必瘵豈妄也哉忌其爲毒而攻之攻而必得其不勝故忌瘵者恆得瘵忌敵者恆得敵忌亡者恆得亡吳之逼晉而叛楚因爲晉而竊楚未

能加楚何也晉之請已勤姑試之州來浮動之吳也奚其必楚縣哉楚于是而殫力以事吳抵乎闔廬之七年兵加于吳者七吳固不勤于伐楚楚自勤于伐吳吳一伐楚而君死原野楚七伐吳而敗者六長岸不勝雞父燔卒于舒鳩氏之誘未浹兩歲而入郢之禍烈夫破楚者誠吳也雖然吳奚有破楚之志哉一伐再伐殫于七伐楚未嘗不膺也是楚召吳驕吳堅吳以貿吳而一往不返不可禦矣吳其如楚何哉變之如無變謀之如無謀爭之以不爭防之以無所防曹丕曰權于江錮亮于山誠哉其審于敵也而吳蜀不能爲魏矣楚昭王之反也吳然後奚晉吳以

授越而不夾越以攻吳放越爲楚滅吳而終蘊于楚國與
齊建之不遂此況蠻瓦之區區者乎嗚呼夷狄非有大道
師一舉而地一喪再舉而地再喪五六舉而天下隨之無
晉不楚賂之知不察以死者幾何邪
有拾仁無拾義有拾地無拾人仁人心也拾而因保之則
仁歸之因心之不遠也義制也非我制之天下之制無有
于已而終不制也地從人者也偶從之因而保之或欲與
爭而抑難矣人不相從者也彼失之不必此之得之拾而
得之加搏沙之不能須臾也晉定公之爲君范耿荀寅之
爲政召陵之大義召陵之大眾介然拾而用之春秋紀諸

侯大會于召陵而終之曰侵楚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條枚而寘諸獨輪之上也侵楚者拾義者也楚有可侵之義而晉拾之晉固無侵楚之義于懷而抑不能灼然持之以侵楚也蔡曰楚可侵諸侯曰楚可侵非已而侵之楚自詒侵而晉何有焉十八國之諸侯集而晉主之者拾人也楚遏陳蔡鄭許頓胡于四達之衢而莫之收晉乃淡然相遭而拾之齊魯宋衛曹莒滕薛杞邾乍驚其拾之衆非以而從之乃諸國者固無依晉之心晉亦固無收諸國之志也合而會會已而離不謀其來不保其往旋拾之而旋失之晉亦不戚戚焉嗚呼使遂而可拾也則商紂之世人得

為天子也使人而可拾也則陳涉之戍卒翟讓李密之飢民足以定天下于俄頃矣且夫拾義拾人者之奚但無成哉拾義而義不保之乃以慷慨于義而益保利拾人而人不保之天下益以知其無能爲主而離矣故苟貫之合至召陵而齊晉之失伯至召陵而不可救也春秋之書此猶以一綸之絲束千株之條枚貫之獨輪之上傳曰化工賦像情不得遯徵矣

無小國則大國孤立大國孤立則相逼而互以相亡故若于治三代之衰尤爲小國念也小國之羸則既不足以自存矣于是因人以存又不必因者之可恃也恃非其恃猶

免于亡君子之所弗貴恃似可與恃恃之以亡君子之所
弗嘉夫國非而國入于人無備延旦夕以冀小國不獲
已之謀也國使之動而以亡無備置之而猶存大國不獲
已而亦以備小也一動焉一招焉一國焉一若有恃而果
不可恃昔之尚爲冠帶之倫者今陸沉而受□□□□
猶且曰慕義義其以亡人之國者乎頓胡沈許之戴楚也
小國之逆伯者之恥也乃其以戴楚故而不趨亡于楚則
猶守先王之侯服崇明祀以待王者之興也嗚呼蔡一動
嘗一招動之弗動招之不前而族爲沈矣動之動招之至
而終爲頓胡許矣沈亡之後二歲而許亡又八歲而頓亡

又闕疑而胡亡胡亡之踰年而蔡以圍于楚夫此諸小國者從來嘗一執玉于晉廷者也晉無此諸國而諸國存諸國一有晉而諸國迭滅然則卽不執玉于晉之廷而何莫非三代之提封邪四國殿亡而陳蔡不立陳蔡不立而中原解中原解而七國抓七國抓而必并于一周之所以亡三代之所以訖七國之所以煎爛而終此禍之不爽于遠者也陳蔡頓胡許一受命于晉而齊魯鄭衞之去晉也如鶩得小而喪大得名而喪實此禍之不爽于近者也周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貢保人以自備也晉定之爲君于秋荀寅之爲政而大會天下于召陵君子之所深爲天

下念也
俘人之君甚矣甚其無忌而爲之也襄昭以前滅人之國
者不及其君猶有忌也楚之以蔡獻舞□之亂□□也晉
之以潞嬰兒伯之治□□也□之亂□□□國無所忌伯之
治□□國可弗忌也均爲分土之諸侯俘其君將臣僕之
以加人者人得而加之當其淫以逞而不知忌夫豈有人
之心哉蔡以之加于沈鄭以之加于許宋以之加于曹曾
以之加于邾國失其所以爲國君失其所以爲君不相毆
以亡而不得矣且夫勢果有定乎哉俄頃之勢而乘之以
爲名天下之至賤而安忍者莫是過也沈一不會于召陵

而疾殺俘殺召陵以前新城以後蔡之宜得俘殺者百年而以責況于一旦曰吾有名而閒有義也所爲至賤而姦忍者也故滅人之國貪也俘殺人之君忍也貪者吾將懲之以仁可使勿貪忍者吾將懲之以義不可使無忍若忍而襲義以爲名卽有名矣有名而義不得施其懲故君子甚惡夫妄忍而蹈乎至賤無從而救之也孟子曰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俘人之君者當之

庚辰吳入楚（當從公穀）日言吳以免蔡也柏舉之戰蔡爲之郢之入非蔡爲之也不許吳之入楚故日言吳免蔡以專乎吳不許吳之入楚非不許蔡之入楚也吳入楚而楚他日

報怨于蔡楚非所報而蔡徒得怨蔡徒得怨則使蔡與于入楚之役蔡且免于報矣非我類者喜怒不可以理求苟可以彊而彊非我罪苟可以彊而終以彊懾之彼且懾焉然則蔡猛于戰楚而懼于入楚見專其咎而蔡免蔡之不足以自免始于此矣楚之彊無有大折之者大折之以入郢之衄蔡又懼而不與見終其事君子之所大閔故詞絕而實不絕惜乎楚之大衄授之見而成其惡慚之蔡而不竟其功也蓋蔡之懼楚久矣志懼而實懼之實懼而名亦懼之蔡固以宗周視楚戰之者不勝其一旦之忿焉耳忿已事裂而恧然不居天下之不勇于義者非義之不能爲

勇也一日之忿不惜其素所宗周亂若遠引封豕長蛇以相攻祭固不義苟襲義而義亦傷也忿實也義名也非所據而據非所困而困楚得以爭曲直于吳而蔡為怨府故無實而在其名神守先喪而敗隨之蔡惡敢殺然以人楚不敢人楚而又惡得免于敗亡邪故蔡之恩然不屈取怨之招也

屬人為與而委怨于人未有不失人者也故姤之二曰包有魚不利賓象曰義不及賓也義不及賓而委之賓是委義也賓本無魚而委之魚魚在賓矣魚不及賓而我及之賓不固獲魚而魚不固怨賓是委賓以魚而委義于賓矣

義之所不及者利之所違身任天下者雖欲不慷慨自任而不能義吾義也利吾利也怨吾怨也未見怨之可委者也晉失諸侯鄭首叛之然則治鄭者舍晉其誰任哉晉任之然後與諸侯圖之晉不忌鄭怨而以為功諸侯不邀鄭功而安于無怨何者之以屬諸侯糾天下固非此而不得晉之不能而委討鄭于楚則何如勿討之為得乎楚能服鄭則楚不必晉而可以還于諸侯鄭將無楚以亢晉晉無損矣楚不能服鄭則楚之不利晉之不利也楚小損其實而晉大喪其名晉無幸矣楚無固爭鄭之心游代于鄭而鄭不固怨楚方責鄭之親晉鄭方覬楚之合齊兵加之而

不悉魯意且釋而鄭是聽晉不能必魯之不叛而況鄭乎魯非固怨鄭鄭非固怨魯無故而激人以相怨魯且自喪其所謂而怨晉之嫉己晉無辭也嗚呼委怨于人者人之力且窮人之憤且平人之相酬也亦猶乎以告無過進不能爲之圖功退不能爲之任禍故魯一侵鄭再侵齊齊鄭益怨晉以蠱魯而魯長合晉以東合矣故知委怨于人之失人義之所達即利之所窮也晉嘗失鄭矣鄭移禍于宋晉不使宋當鄭而自任之悼公之所以服鄭也晉嘗失齊矣齊移禍于魯晉不使魯當齊而自任之平公之所以下齊也服鄭而宋益親下齊而魯益固悼平之伯伯之微者

也而自任也且然況桓文之盛乎晉委鄭于魯乃以委魯于鄭諸侯之兵競起而散非因委之人抑未能收之也觀其表知其裏可以喻天下之心觀其行知其志可以測君子之權故魯之侵鄭非競鄭也魯之侵齊非競齊也矣以論其然也侵者無意之兵也公羊子曰觕者曰侵精者曰伐精云者壯也觕云者淺也魯無怨于鄭而抑不覬利以興兵故不壯于競鄭齊臨魯以兵而實覬合于魯魯知其故而無深怨故不壯于競齊淺用其師以動之不敢罪名不明國都姑以侵焉可以釋則釋矣是以踰二年而平齊又踰年而平鄭聊以瓦之會謝晉而終于無競故鄭齊

之師不得信之爲競也弗終其中情而信其表之競爲虛而已矣夫君子將許之乎曰繇君子之許魯以平齊知其許魯以平鄭矣竊以論其然也十年春魯及齊平夏會于夾谷孔子相詰其甲車三百乘之從受其歸田之謝是以知君子之志也書及齊平無貶詞書及鄭平抑無貶詞是以知君子之許平齊以平鄭也諸侯之從王也受命于天其從伯也受命于天從伯之受命于天何也小役大弱役彊天也無彊無恆勢從違無恆理昔之彊者而弱昔之從者而違天有革命而人奚得不從哉天命以從伯勢以成乎理也天命以從王理以成乎分也勢不可爲典要分不

可爲推移故春秋諸侯之背王也爲重傷之遲回而不之聽其背伯也可以聽卽聽之無待也分司典要以飭人之紀勢善推移以勸人之功無當于人紀而功可起焉君子胡爲而爲之遲回邪勢在伯則許其從伯伯不給伯則許其自爲功自相平自相伐相與謀其邦交以輯寧其國伐而非以競平而非附于夷雖許之焉可是以君子躬行之而贊其成也

伯之不伯諸侯無攸保將自保也自保者立國之本計邦交者人倫之大節並行而弗相奪君子之道不當加是邪伯之不伯舍之而弗爲之遲回非君子之亟也伯之不伯

姑縶之而祇以自偽也齊桓之伯也成乎賞罰以逆王貢爲通王貢之名者王貢繇齊而輸也諸侯致貢于伯伯致于王則不純乎王而叛者多矣是猶季氏之聚征而貢于公也齊始之晉因之悼公因之平公增之觀夫子產之爭叔孫豹之請視邾莒則竭侯國之力以供億一伯久矣大夫又從而私索之然則將欲自保而姑縶于伯內虛其國外弛與恃國勢之所必詘故諸侯之奉伯也名小詘而實大詘也南宋諂金之必亡而不能自絕于歲幣金亡而隨之遲回而不合宋以天下幾爲百里之提封其不足以勝此明矣竭立國之資上不以媚王中不以修備下不以紓

民委之于屑德之輕而意又睽焉是將以國命民膏賈長厚之名君子之厚也非此之謂也詩云魴魚赬尾勞民以奉君也文王以之以文王之事殷者事伯殆乎愚予割肌以療母之後大也使伯不以列國爲賊列國不以伯爲漁伯不以列國爲薪列國不以伯爲斤雖失其道猶將依之也苟得其道而國之所以戴文王也詩云父母孔邇君子豈欲人之輕去其父母哉春秋許魯之平齊鄭以背伯惟其非父母也

記禮者曰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斬禮于上而專刑于下不足以語王道矣彼將見庶人之不足與禮而大夫

有譏貴之科也泥于一端概以令飾斯惡知政本之與禮意哉王者之法刑尤詳于貴禮必逮于下大夫以下刑行不足施王者非治猶不治而欲弭其亂則修禮以自旋而銷天下之萌於詞典知此可以知春秋之議刑矣封建之天下遞相臣也遞相臣則亦遞相君也天子臣諸侯諸侯臣大夫大夫臣陪臣相遞以尊而分各定故諸侯專則尊之大夫竊則誅之曰言其所專所竊以正罪名而致之辟專兵則目之專地則目之禍施于國背棱其上則目之大而不降小而不遺春秋之以刑治諸侯大夫者詳矣而惟陪臣則不然陽虎之亂也覬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

蹀血于都市而播惡于鄰國籍大夫而有此欒盈評定之誅所必嚴矣而春秋甚略之略之者非謂其罪爲不當刑也以其人爲不足治也人不足治則罪亦不足刑故刑有詳于大夫降于士而有于庶人王者乃以統貫治賤而不與天下爭生死也刑所不詳治所不屑有以治之而不恃治乎法王者之治太平也固然而猝逢其亂起于愚賤王者將聽之而弗治乎曰可弗治者固弗治也所必治者不可弗治者也故陽虎之欲殺其主挾其君公據邑反兵結强鄰蹀血都市胥弗治也其竊寶玉大弓固不終竊也然而必治也所弗治者何王者端本以誠刑悉領于季氏終

謂于陪臣大夫陪臣統賤也而賤而不相爲故治其本也其未可矣故刑有不下逮于上而無不上于大夫之說也議貴者非此之謂也所必治者何王者之齊天下皆刑而何禮齊者貴賤一矣寶玉大弓者先王之以禮鎮元侯而縻之于器與名惟器與名王者之以一天下而觀之以禮也雖勢窮之必罔沐之出乎禮入乎刑爲弗赦矣故刑之所至禮必至焉禮修乎上而必逮乎下庶人之不能備物非其不能備禮也以刑治者治人者也以禮治者自治者也大夫之漸貴諸侯之逝尊非其親之可親則其賢之可賢親者弗辜賢者弗能自變貴而弗治獨奈何忍以責之

卑賤故王者治人不專于賤略于貴也若夫以禮下逮緣禮而議賤者之刑則王者不但治卑賤而先以自治矣故書盜竊寶玉大弓又書得寶玉大弓自治之詞也自治而乃以治人出乎典禮而後即乎典刑王者之治卑賤惟自治為耳自治而治人略矣後世之議刑者不然多求卑賤者于法而寬之于禮曰禮者不下庶人者也刑者大夫以下之所討也束溼鉗網一以不道無將之辟摘愚賤之冥趨而禁之至于國家之大與人道之大倫各以曉然播告于天下逮其纇相背犯則少以過誤而寬之此無他自弛于禮弗能修明而後恃刑以[illegible]天下刑禮上下之間顚倒

混施而上慢以下賊也故刑日繁禮日圮人而致之僞生而致之死可勝悼哉

宋兼殷周之道以立國用殷者從世守也用周者從㡯度也故微子之詩曰亦白其馬亦云者亦彼亦此之謂與殷之盛也則有若伊尹仲虺甘盤巫咸傅說以起而在位其亡也則猶有祖己膠鬲商容以立乎其廷皆非同姓之胄也是故終殷之代有取亡之主而無取奪之臣周先同姓而世卿啓祟世卿而君無冏權魯晉齊遵周之㡯度以終始者也夫不保其無取亡之主無[簡]無相奪之臣即不保無倡亂之孫無[簡]無怙權以移君之事奚爲其然也天㝵

地卑而其位定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立人之道滅矣宋用周也是故戴宣武穆之族世乎位而不替亦用殷出是故迭相執政而權猶司之于君春秋所書魚石之于彭城華向之于南里辰佗彄大心之于蕭不出則不能叛不叛則不能專叛宋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所繇與晉魯齊異者久矣不能保臣之無叛猶夫不能保主之無取亡也有亡主而無亡之之臣是故文王之聖而紂猶不滅有叛臣而無怙權自安之臣是故據彭城連彊楚分南里據國都據大邑聚不還而卒如螢死之光不能久也惟夫擅權自安之臣不必叛也不必叛而無可為討逐之名天下之

所不誅不必叛而國如其國君寄生其上而一聽其生死故乾之極曰亢龍有悔坤之初曰履霜堅冰至君无位而臣固其居乾坤之所以毀也無位而毀不必有取亡之主而亦亡冰馴至而堅陰不勞而坐囿其陽矣乖殷以爲道故終春秋之世君恆親將而兵柄一兵柄一是以不叛而必不敢制其君乃抑乖周以爲道是故不登竝談之相不容覊野之臣而國猶可以守故三王之道相終始者也相參伍者也故曰亢則害承乃制不亢不承而害不深制不逆春秋詳宋之叛臣以爲猶可得而治之也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謂也謂夫一書而羣言該一言而

羣意攝無庸縷盡者也該羣言而不遺攝羣意而不罔其惟知務者乎君子知務以通詞不知詞以通務故以例言春秋者恍盛夏之涼雨而謂之凜秋者與春秋稱大夫而里克殊以里克之名大夫同諸洩冶之名大夫未有謂其可者也稱世子而商臣般止殊以商臣般止之名世子同諸陳款鄭華之名世子未有謂其可者也故世子之稱惟商臣般止殊而蒯聵不與蒯聵之名世子常也無殊乎陳款鄭華之詞也常斯正正斯順故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書衛世子蒯聵正名效也蟣公存而爲世子是蟣公之猶有子矣蟣公沒而猶稱世子是[illegible][illegible]聵以[illegible]蟣公之子

而特奪輒之不使有父也夫蒯聵之不肖史冊有餘惡矣而其不失爲世子者則在出奔之舉也謂蒯聵之弑母者戲陽速之辭也速之辭固二五優施寺人披之辭也先乎世子而公叔北宮趙氏逐矣後乎世子而公孟逐矣巨室去廷爲之空批根拔本以殘其仆者世子也何患乎無戲陽速之爲江充乎世子將欲無去邪爲申生矣申生死而不去君子同其而不可以爲孝然則以申生之孝而猶不許以孝者惟不去耳蒯聵去而父子之恩猶未賊焉蒯聵行順而申生心順均以世子稱未大失乎世子之道也道不失位不可奪位不可奪名不可已匪直輒也公子郢亦

胡得而攘之是以知謂鄧爲當立者不足與于春秋之旨
也無已靈公卒輒惡蒯聵其可以已乎可已而不已而
後父子之倫夷矣雖然蒯聵之于輒其猶責善之過也責
善于梟獍之子洵不知而曰不仁則已隣矣不知以責梟
獍之子孫之不使爲輒之父而蒯聵分惡非不仁以逃婺
鄧之禍于之爲靈公之子而輒惡無所分子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兩書衛世子而言順矣引商臣般止之例以詞誅
意言惡得而順事惡得而成故曰知務以詞通貴成事也
天下之方動尤知者之所持矣夫惟有爲而應者介于動
而不容已于起者而足以自靜而端居之與振掉皆無容

心此君子以之養德豪傑以之養力豈徒不介其會而爲之淫乎抑將樂其閒術以自旌矣晉之不伯鄭始叛之齊乘鄭以收倚衛爲東擬齊西向衛居衡而聽之其無與動而因以靜者惟宋焉耳其於發孫徐之交心淫氣僨師師罷敝而無寸勞宋無事焉宋親晉也抑非斯以親晉也國大而得晉久諸侯之所不能動也惟諸侯之所不能動而宋亦樂以自靜乃夫介天下之動而能自靜者一動之制而非動矣再動之三動之不失其制者或寡也然介天下之動其易與之淫而不制者惟作一動之爲難持耳一動之而持之也不失則夫再動之三動之亦猶是焉耳矣是故

能以持始而以持終者之難亦惟是持終于始之難而無難于終然而庸人之失恒難其所無難已持之而終不禁于一動惟然故其動也宋有不咎者也宋援鄭衛之壞其反與鄭怨深矣宋恆挾晉以加鄭鄭不輒于晉而恆洩之宋是鄭之背晉以東合齊北合衛宋之所宜大戒也會鹹以後七年矣宋自持而鄭無如何之也夫鄭之背晉以逃役也衛之合鄭以緩逼也宋可以知其無能大佐而聽之矣聽之而護德王者之修也聽之而養力伯者之謀也聽之而即宋有護焉彼惡知吾之不亟有所護于中也范中行亂齊衛庇亂以亢晉大叛果是以殘晉而散天下之黨

乎宋乃遽起而伐許始制之于諸方瓦解之日終涅于小醜挑釁之際鄭于是而知宋之無以自養也知不自持弱不自制始于不可測終于不足畏因之上曰動悔有悔殆是謂與宋踰年而釁逆之師加于宋矣動而悔也宋之所以召鄭侮也動悔而吉也既懲于鄭而宋終遠齊備以自立也雖然困之吉亦吉之困矣欲以持天下之動逮有悔而始悔也不已晚乎

咎不與禍期禍必乘焉故君子不畏禍而不迎咎不迎咎者不求禍也豈徒禍哉咎之所生非素期于咎也卞急者禍至而弗假愚鈍者以從容之謀或方在禍而若有可乘

以利用而釋害斯二者抑弗獲已而與咎逢矣從容弗假
而氣易張是故鄭衛背晉而晉不容已于遽求焉然而咎
在晉矣咎者何也莫能為主而反責之也方在禍而有釋
害之機則捷乘之以制人是故晉方迫衛于淇濮之間范
中行一旦以朝歌而東附衛宜可以緩晉適而操晉命以
自安也然而咎在衛矣咎者何也獎叛人而干宗國也夫
晉知迫衛于淇濮之間而孰知捷以荀范援之衛衛卽撓
我于淇濮也乃衛知挾荀范之內潰因晉人而以難晉又
孰知卽以蒯聵授之晉因衛人而以大義臨衛也晉適衛
于邯鄲而釁卽生于邯鄲衛務晉以內難而卽以內難務

于晉晉不能密得之洩謀而所惡者以衞乘晉之叛臣而晉保衞之生父故夫以晉報答者惡報其禍謂不必適中也晉之適衞固不測荀范之且爲衞用衞之乘晉又惡知蒯聵之且爲晉用哉然而君子知之矣知者何也知晉之不期禍而禍應若響也晉之相報禍之相沿每加無已而後受者烈矣禍烈而晉深矣故春秋于衞晉之爭詳蒯聵而沒荀范授晉以討衞之實矣

哀公

楚之圍蔡楚復振也楚復振而春秋以伯者之詞許之挈隨許之君伸楚之長不戒楚之復振也楚之振春秋之所

戎舊矣至是而天下之戎不繫于楚君子弗戎焉君子與時消息者也故戎楚者殊楚于中國也殊楚者以中國之伯殊之也伯不足以殊楚而猶繫之望則君子猶懋晉之至是而晉匪直殊楚之不給矣天下之大紀侯之不淫而王大夫之不淫而侯均此者冠帶之國殊此者蠻貊也楚之殊殊以其侯而王爾楚侯而王而不足以王名王而實不王殊以不侯而非即不侯也晉至是而侯不安于侯大夫且將侯焉大夫之必侯匪直名侯而實亦侯矣大夫而侯則將大夫而王故其終晉之大夫與楚之君俛然而並王是則天下之大戎舍楚而移之晉且晉不能治楚而楚

能治吳楚鄭賢矣治蔡者治吳者也故楚之事可伸而隨
前事長楚以摧吳楚有功于諸侯其殆伯者之遺烈與一
時之人戒在吳無窮之大戒在三晉伸楚以戒吳予楚者
所以戒吳也合楚以戒晉不戒楚者戒晉之深也是故君
子之善懲有一至之理無一至之人理至而天下之經立
人不至而天下之時順盈虛消息與時偕行隨時之義大
矣此之謂也
楚之治蔡以治吳也或曰楚不能報吳而釋憾于蔡何爲
其能治吳也曰義有大小略有遠近一旦之義礫義也一
旦之謀噴謀也故舉大而不遺小舉小而大遺矣規遠而

不失近規近而遠失矣大義遺遠謀失雖欲成其一旦之志而必墮故礙者必隳者也今欲修一旦之怨不躊躇經禍而謀之果則陽曰楚必報之讎而與爲存亡者吳也乃夫吳豈陽有撻尸處宮之成心不介然而必爲之月一破其都熟嘗之而必再至者乎且使楚舊以一旦計以一旦空國而向吳又將竟如之何邪楚之不能久吳猶吳之不能久楚也吳幸而入郢而吏士習于輕楚楚不能必有入吳之幸而新敗之餘吏士憚吳率習于憚者之餘燼深入于習輕者之穴是捐國以覬萬一之勝也抑吳之入郢越入其都矣吳之有越猶楚之有秦也恃秦之營救已信爲

親已爾與防則楚之亡吳滅矣楚人可快也秦之救楚心忌吳之有楚將楚亡而秦存之是命援之於交武關通江漢之險失而扼挾以虎狼之心臨楚國以向吳而秦不生拊背之心無能為秦保者也楚之大患在通秦吳為秦驅者爾吳不能以初起之勢越江淮而更難楚其于秦倍徙之勢也吳持之不得入秦拊之不得歸楚乃收江汝之小國輕兩道以乘其敝君必死士必燼國必殘雖欲如入郢之難更得救以復全不可冀已國再破宗廟再夷鬻熊氏之國餒而尚況平王之卒木乎故楚昭之懲此也收頓胡隙蔡而以臨吳地益集習于憚者之心益定師不遠勞而

秦不能乘然而吳之臂已斷于西而坐困于江介堅持之數十年而吳不爲楚與者未之有也故吳之亡于越也越速而楚緩耳且吳亦楚仇讐之而越始遂于收邪是楚之報吳也不忘吳焉足矣弗悄悄于一往弗泄泄于四顧所以不忘吳者深矣故曰楚之治蔡治吳者也非近小之知所能睹也君子許之焉可已

天下有略外之義無義外之略略者一事也義者終古也一事裁終古之義而後其略也不近矣楚之姑舍吳以報蔡以爲略也亦非遺義以爲略也報讐之義非一逞而遂義也歸于報焉耳一逞而不振則腕腕則終不能報而抑

下之是故劉禪以通好于孫吳宋高以稱臣于女直應及
下敗之形愈而以社稷人民殉之乎抑將有不能殉無已
而下之也乎決于殉是周嶽之見譏于君子也以社稷殉
是欲貿小孝而以大不孝貿之也且夫一旦之氣信徇而
餒無窮之情見迫而遷知不深勇不固人役之才而不爲
人下者鮮事求可功求成以邀功名則陋以期全其忠孝
則規模宏遠矣故能蹈義者慮義者也略不可遺義猶義
不可遺略也且夫吳蔡之于楚怨于均矣非吳必報而蔡
不必報者也吳猶蠻也蔡事楚宗周楚得國于平王而疾
酬之以禍是苗釀螟生而螟食苗死也詩曰秉畀炎火惡

其于此生而賊此也紓吳以先蔡而吳不復敢與爭蔡之師紓蔡以先吳蔡睨楚而必要其後非但其勢然抑有以服其心與否也故報吳而先之以蔡其名正其志伸其謀允其事順四者義之屬也君子以義配氣小人以氣將義義者理之中事之制非其人不行一旦之忿惡足以勝之哉

鼷鼠之食牛鮮矣而數食魯之郊牛數于其所不恆異矣異者殆天警之與君子不言警也君子于己而言警警其異焉耳且夫人之畏天以為天之權任禍己而畏之是小人之畏也君子不以天之禍己而媚之不以天之禍己而

畏之故曰天作孽猶可違違之可矣畏其孽哉臣之所信
子之于親邀其福避其禍明君之所逃患周之所承也彼
陳災災而此惴惴行吏之以事階吏者也猶之于君父而
請之于胥史以爲厭則志狡以爲悟則志淫以爲知而疾
人于慮故違天之孽猶近乎義邀天之福必絕乎理絕乎
理絕乎天矣譬異者無適譬畏天者有適畏無適譬不以
牛之災而求之于郊有適畏則雖牛不災而固不致辭言
郊也子曰君子畏天命非君子則不知命不知命妄僥其
或然畏之而益以狎之善爲修省之說者尤慎之于此
許遷于楚非中國之故許矣蔡遷于州來非中國之故蔡

矣許遷于葉而楚有許是以滅于鄭蔡遷于州來而吳有
蔡是以滅于楚吳有蔡則是吳之蔡也故君子許楚以報
蔡焉殺宜調人曰殺人而義者令弗讎讎之則死是以蠻
夷拘中國之元侯詐晉侵之以吳入之蔡非無義之可執
而胡許楚以報邪夫義者甚惡乎其爲名也名襲義襲以
一旦者也義集而充非一旦而可爲名也□□□□□
惟中國之得治爾吳之蔡而許之治楚則尤劣于許吳以
治楚君子不許吳以治楚而況于吳之蔡乎且今之爲吳
之蔡昔未爲吳之蔡而爲楚之蔡久矣厥務以濟蔡繼迹
于中國公子燮僨一愬晉而遁國讎殺之然則蔡背楚之

胛門[illegible][illegible]矦吳之復封楚封之而蔡受之是合楚而天下無蔡久矣以楚之蔡乘楚之敝快楚以殘楚且並其处夕操之刃藉許蔡以義名是懲人之不孝而使其子誅之也蔡之快楚而殘楚者豈以蠻夷不足與而合之哉要亦之貪于得裘蔡申之吝于失裘均之爲斷缶之知市盟之爭爾亦以一裘而拘人之君申以一裘而殘人之國率師天子之元老十八國之家君爲之爭一裘之吝爲之名曰背□□□□將誰欺邪生死藏之百年之中國亡而不憤君斯世子款而不閔儼然受茅土于其廷而不怍去一稱王之楚得一斷髮文身之吳而以社稷委之猶曰蔡義殺可

勿僻邪是義果惟妄人之襲而義爲賊矣謝枋得之拒聘也必正名其未嘗一日降元而後可拒也劉知遠之在晉陽也必不爲契丹下而後可代晉也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晨楚夕吳假手而嚮之詩人之所爲惡背憎與中國無禁一楚一吳春秋詳之非爲蔡恤也悲諸姬之子孫自亡自滅而爲天下咎非一日矣

盜殺鄭大夫先言盜而後言鄭不繫盜于鄭也盜弒蔡侯申先言盜而後言蔡不繫盜于蔡也賤士陪臣從乎君稱人而繫國逆乎君稱盜而不繫國諸侯之國有恆大夫無恆士從則其人逆則非其人諸侯之國有分土無分人其

以爲天下之通誼耳大夫奔而待放放而猶不絕尊其固尊親其固親也賤士陪臣無恆尊親合則留逆則去輒貴而出遷用不極其貴刑不治其族周之道也而春秋因之是以知春秋用周之道也降士于尊親以勸天下之厚公士于天下以勸天下之賢故周之道至矣大夫有固尊而不失刑而猶不失也仕于他國而後失之故君大夫交相勸以厚而邦固士陪臣之貴也因乎上之所之而無固親也無固親則于此于彼而皆其士士亦有以自勸于賢矣其逆也于此于彼而爲天下之通誼士愈以自懲于不肖矣周之道封建之法尊尊賢賢親親罪罪交相維而各有

其精意聖人因以制春秋之法嗚呼微矣
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書葬蔡昭公賊已討也衛殺州
吁齊殺無知之必書錄功也蔡誅弒君之盜不書盜不足
以名見誅盜不足以爲功也書得寶玉大弓不書盜之逐
書葬蔡昭公不書盜之殺弗足當于春秋之法君子以是
知賞罰之權矣故有國者恃弭盜而不恃誅盜盜誅焉而
不足以紀則弗弭于先而議功其後不已陋乎匪直陋也
劉裕挾毆孫恩之功而篡晉朱全忠挾背黃巢之力而移
唐成尺寸之功獲不貲之賞嘗淫權皆而國隨之以亡可
弗戒與且夫張角翟讓黃巢之禍逑天下非不可芟除之

患也其始也得虞淵狀紲而已瓦解矣彼其志力亦猶是胠篋之雄耳非有桀卓操懿植根于深也非有契刋攵直韃靼之各類而不相下也醜之于微賤之于著國破君亡乃始修血刃之功以爲己績有人之心者未有不慚者也賢者不以慚居功王者不以慚行賞故合天下之知糾天下之刃盡人臣之節以名垂史冊而人主奉天以行賞者攘夷狄上也除權姦次也盜無與焉□□□□□□□□
□□□□□□□□□□□□□□□□□□□□□□
□□□□□□□□□□□□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一則貞二則淫故君子之法

辭夫不一以定于一惡有因人之賢而姑俯之因人之不肖而放抑之哉傳曰衛輒辭位以避父則衛人拒蒯聵而輔之可也是其爲說浮游其法于不一之塗爲沽名者俯而爲椎鈍者仰勸天下以僞而便于賊恩也且夫使輒辭位以避父其志必于避與抑志游于可避可非避以觀國人之情與如其志于必避也則未有悠悠之國人能移孝子之心者也詩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母不能得之子而臣民能得之君乎國人其孰輔焉夷齊求仁仁斯得矣爲仁繇己未聞其繇人也如其無固避之心而姑爲避也則以試其欲取固與之術質臣民之戴己而姦惡于父也擇

子道而不知其至觀天下以爲而賊其仁且亦陋矣天下未有不至而辭者也至辭者一而已矣一於仁也求仁而得仁莫于一而守之約也故君子以心處道以道立法以法立名以名定禮孔子之于魯治叛人治之以禮于衛治逆子治之以名禮無二制名無二稱正名之曰衛世子蒯聵正蒯聵爲靈公之嗣也父尚爲世子子必不得爲君正輒之必不可立也輒不可立衛人必不可扳輒而立之且一以斷後矣問輒之避與不避哉惟不可立故必避既已當避又奚立曹丕司馬炎以降篡者未嘗不固辭也而篡益不可揜況父子之際哉言天下之賾而不亂無他滅而

已矣誠斯一不誠斯二爲此說者吾知其誠之未至也誠不至仁不精執不固將欲言道而導天下以淫僞乃以僞爲世笑可不戒諸

求仁而得仁未聞求仁而得位者也求仁而得仁則無怨矣未聞求仁得位而以安者也求仁而得仁無所貪也未聞求仁而得位不待貪而自獲也蒯聵之出輒壓于王父而不得伸其孝蒙靈公薨輒可伸矣爰但辭位而遜之已哉請于國人迎父而嗣國國人聽是國人之爲君子成孝子之美也國人弗聽是國人者皆輒不共戴天之讎也誠壓于王父之命而不得報死之可矣輒必[illegible]

而歸與人國人之賢者咸以內役從不出以將先君之遺其嫡孫子而爲譖人以亂國者且心悼輒立之嫌已復矣輒哉輒避而國人能強之輒之爲子可知矣必援之輒而輔之以拒父國人之爲臣可知已無他歸于不仁而已矣不仁之人而爲之酌其可何其謬也春秋書衛世子而命論論夷齊大義炳如日星乃猶懸立一國人輔輒之說以疑天下洵然伯夷之去孤竹之臣民亦可迎夷以歸逐叔齊而立之乎復究辯

爲此說者曰仁未嘗不利也輒辭而國人固可輔則夫天下之爲利計者亦當于仁焉求之也辭則得不辭則失人

亦惡可不自勉于仁哉嗚呼嬰兒之爭餌也以授之不爭者而相勸于不爭此老嫗之教也君子綱天下于大倫而立說垂教以嬰兒之知感天下乎輔之云者何也助之以終拒父也入方避父而我輔之以拒豈但嬰兒之哉强人而禽之先自禽矣

禮有可推而準者有不可推而準者可推而準者雖異而貫不可推而準者雖同而殊故曰近不必比遠不必乖一色之謂章異色之謂文知乎同異文章之情而後可以言禮喪不數閏非言葬也葬不廢閏葬非喪也喪非葬葬非喪之際微矣喪之不數閏謂以年斷者也三年之喪二十

故月閏之稱年二十七月而得一閏則雖有閏亦二十七月中間有之日矣天子之葬七月諸侯之葬五月大夫之葬三月士之葬踰月踰踰月而極于七月其爲閏也微矣閏積而要歸乎歲閏微而受裁于月天之紀也喪者哀死之情也葬者送死之事也哀死者從情情惡其不足送死者從事事惡其不虞苟虞而事可舉故從乎死者而爲之制是以自天子達庶人喪之期均而葬之期不齊故踰葬速之不虞者允矣踰葬速之不懷者非也自天子達于庶人有異事無異懷信乎速之不懷與是天子之懷長而庶人之懷短豈情也哉情惡其不足則歸閏於歲以盡之事

惟其已虞則數閏以月而仍之葬有事焉自天子降煩節以差各得其月而虞物以庀功以藏同軌同盟外姻以期必至是已虞矣已虞而又需之權執事者之虞弛矣春秋書閏月葬齊景公葬在閏從其實而言閏未嘗有譏于其臣子也喪之與葬同而異近而不比異以成文嗚呼微矣辨之于微纖而辨殊而歸一是以善言禮者不僅恃夫推也

成乎惡者志爲上市爲下刑因之而以施諸弒君之賊則不然故滅宋焉而將當罪焉不以分將之惡陽生不以分陳乞之惡其法一也而乞爲甚矣以言乞之甚邪將之亂

君爲篡弒也乞之弒君命爲陽生弒而貸非爲陽生弒也
乞之罪不得以視督傳者以爲篤法受惡擬諸里克之殉
是猶擬衛鱄于季路也陳乞于齊景之父子縱之斂之進
之隨之闕之以自謚而已乃以有齊塗之人不可欺也孰
是君子而願爲之欺邪立荼者乞也逐陽生者乞也入陽
生者乞也弒荼者乞也陽生不得以有爲其國悼公不得
以自保其死陳氏之邪心非一旦一夕之故矣華督于殤
與與夷之閒未嘗有是隙也況里克之于夷吾哉前乎荼
之弒而齊國遂以空齊也空齊而後乞之弒成弒成而後
陳氏之威福獨伸以無耦劉裕之于晉恭蕭衍之于齊融

何恩焉而必刃一主以立之邪裕衍不以爲恩于晉恭齊順而操戈則晉恭齊順不以爲裕衍所立而分惡天下後世無閒譏焉春秋之法亦用人心之無閒者而已矣然則陽生勿立乎其位不尤善乎夫陽生者雖欲勿立而不得者也立之而乃以奪之陽生不能禁其不奪則不能制其不立謂陽生之欲于立者將必陽生之亦欲于奪邪陽生愚而畏死其立也冀以貫餘生也然亦未有不惴惴者矣故陽生晉恭齊順立乎弒君者之手而不與宋馮晉逆陳乞劉裕蕭衍弒一君以立一君而不但與華督均罪弗獲已而僅使視華督之刑如從其事而刑之焉耳

叔還會吳于柤公志也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季孫志也公會吳于鄫公志也公入邾以邾子益來季孫志也且主閏臣各攜其心而以國試互相制而姑相從吳不有越之難齊不有陳氏之惡魯亡矣邾公室之附庸也邾存而季孫不得以爲利邾制而地鄰于魯終季之有矣公不能于臣而陰吳以自庇鄫之會吳責季孫曰國君道長大夫不出門公與吳之情可知已故意如逆而魯大有事于邾定公有爲于國而邾魯隣哀公立季亟兵邾而公亟逆吳季肥邾以賂君君懲邾而怙吳邾非公之樂肥吳非季之樂怙者也乃季欲賂邾公不得止非徒勿止以躬親之公非爲

季廢也公欲恃吳季不得沮吳人來伐季受盟焉季非爲公廢也相忌以情相制以矜公雖可止季而弗止季雖可沮公而弗沮公從逆于邾而齊吳交至乃以委怨于季公外恃吳而季因困邾以激吳怒示吳之弗可恃而過在公嗚呼狂主不能戢其臣陰謀之陽御之試國于凶危若將臨萬乘之敵而操其斂縱逆臣測主志而交相制姑聽之終撓之睥睨以爲口實若將挑仇讎之釁而陷之危亡子貢曰賢也子服何豈大夫也乘除丁掩抑背憎之中莫能撓而或因之嗚呼小人之術百變將盈庭之士有不及盡億者與抑億之已中各有辭焉雖欲沮之而不得邪故陰

謂之謀腹則之術哉人無所施其巧如人無所用其賢敗
亡未著而發莛來乎以聽之死孔破國之相君惋此而已
矣且微僖禍其國也季以之而逆皆于外逢禍于齊公以
之而投釁于齊導爭于晉天下鼎沸而代爲之殤禍越不
起吳不城邗溝開中原潰蚩尤之禍將徧天下而發其先
矣吳不亡公不必更爲恃越吳不亡公不肯改以平齊齊
儆于吳而報在務齊鑑之吳腹之務之存百不得一世吳
亡公且失恃而戚亦孰知公之戚者乃其幸乎哀公之于
季則不如昭公也昭公弗忍以身殉之哀公弗忍以國殉
之志愈狂禍愈甚矣季孫之于君又不如趙鞅也鞅下吳

楚以僅保晉肥挑吳齊以亟殘魯保晉則猶有晉殘魯則欲無魯保晉而小人與君子不能諧殘魯則國人怨鄰國有詞鞅終得晉而乎終失魯雖均盜與其成敗也亦因之乎得失也兢愈輸情愈詐志愈詭跡愈度為謀愈下施及戰國川文剛最難則讀斂之徒行買詐于君以內挑而外合上害百而已利一歆然以為有祕之府通入親之蠱豸之營也胥慮之以邀之芒芒然相毆以仰于斃不亦哀夫入其國毀其廟社絕其世不有其國日之門滅均之乎有其國也有其國其世不絕亦日之曰滅均之乎絕其世也楚人潰蕭蕭地入宋書曰楚子滅蕭繼北向蕭遂絕矣鄭

已得許許復見經書曰鄭游速滅許許地已歸于鄭楚復封之他壤非故許矣齊鄭入許地歸于鄭猶游速也僅書入者許叔之返返其故許也宋公入曹曹遂以亡猶之滅也僅書入者曹因而亡宋未滅曹也故春秋之立義精矣精斯嚴嚴斯辨辨斯恕嚴以恕仁義在己而以誅天下于仁義無有殊累不施權衡道乃建于天下而無窮不得之仁求之于義義未戕者猶冀其仁之動焉不得于義求之于仁仁未椓者猶留以待他日之爲義者焉宋不乘曹之地鄭莊不殄許之嗣恕以求之聖人所以全天下于仁義也至不仁者義未戕而固非其義勢不便也勿使託于義

以免至不義者苟免于不仁而固非其仁力不逮也勿使託于仁以免楚不得越于里而有蕭許允在楚而鄭不敢問推其心而無可免聖人所以正仁義于天下也全天下于仁義而仁義不絕于天下正仁義于天下而天下不詭于仁義雖已毀人之廟社而仁義猶不絕者性也君子所以謂性善體天下而登之也猶未有其國絕其世而不可使詭于仁義者下愚之固于為惡方窮而心不衰不可使詭也命也受命有貞淫而下愚不移聖人弗假之以賊道也聖人兼君子之大君子未至于聖人之精春秋有君子之辭焉有聖人之辭焉故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

者利之謂擇爲之矣今心以言迹也不得雖然亦無難知者也心之所繫迹不可掩故王通曰心迹之判久矣吾于謂其不知道也魯哀公入邾以邾子益來齊人取讙闡歸益于邾齊人歸讙闡以迹言之兩相釋兩相改善之徒也乃即其迹而言之兩憾之相爲往復亦不待問心而知矣此眈眈于邾彼逐逐于邑雖欲謂非兩憾之相劫也不能此失讙及闡旋歸益于邾彼見益之歸遂歸讙及闡如染氣于黃鐘一泄而榜然皆盡即欲謂非兩憾之相憐而相暱也亦不能矣何也憾之所爲動者利焉耳曾不道而人邾齊無必討之責或以其瑣瑣婣亞而爲之起與既非義

矣其相報也置邾而返邾讙闡無以酬邾人之望而不恤是則魯得邾而齊得讙闡波假不歸邾子而齊尤篤志之滿也貿他人之國以償利于己瑣瑣之婣亞固非齊所急矣魯之入邾以兵澌至闡盟城下而不釋只失讙闡而多歸其君矧邾之新集不如讙闡之固有也雖矧得邾不如讙闡無闡少待以示不即劫于齊邾而魯抑又不能非不能待也以利行者唯之不舍撻之不濯得不利而疾熸其心所素愉者既已非也故如于是之抑頭日無須臾之勢矣于是而齊遂以讙闡歸之齊亦不能姑待也非不能待也魯返益于邾齊以遂悉其所據例不則齊之釋邾以

必求之乎隱闇以行激以實處出于其所不慮如吠狸耳
而不能自保其所喋也春秋諸侯之不以利為兵好者鮮
矣疾以利怒疾以利愉疾以利遷未有若此之甚者也春
秋所書者迹也而存遺下蹤附謀遂志之情竝其隱而稱
之是以天下無不迹之心無不心之迹存乎洗心以藏術
莫之藏也而況于利人乎利人者無不遂也無不蹤也謀
無可洗而志無可守者也蹤之為蹤此而已矣故望而知
其為辭之徒者無他得之也思失之也思擬之而以言議
之而以動知其為善之致矣望而知其為蹤之徒者無他
得之也驚失之也驚俄然而長俄然而消知其為利之迷

矣善利或隱于心靜躁必應于迹豈難知哉

獲者不善之辭也公羊氏云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斯其得于傳者不妄也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非惟仲尼之已也堯舜文武百王之道已也道已而鳳不至圖不出麟見獲聖人無徵以興百王之道聖人之所謂窮也春秋之作本魯史以明王道必假乎魯史者魯足徵焉耳明王道者必有徵行王道者必有徵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言承堯也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言承大王王季也聖人無所承欲行帝王之道而無所紹無所紹而始有爲有爲而尚或不信從始有變夫子承魯史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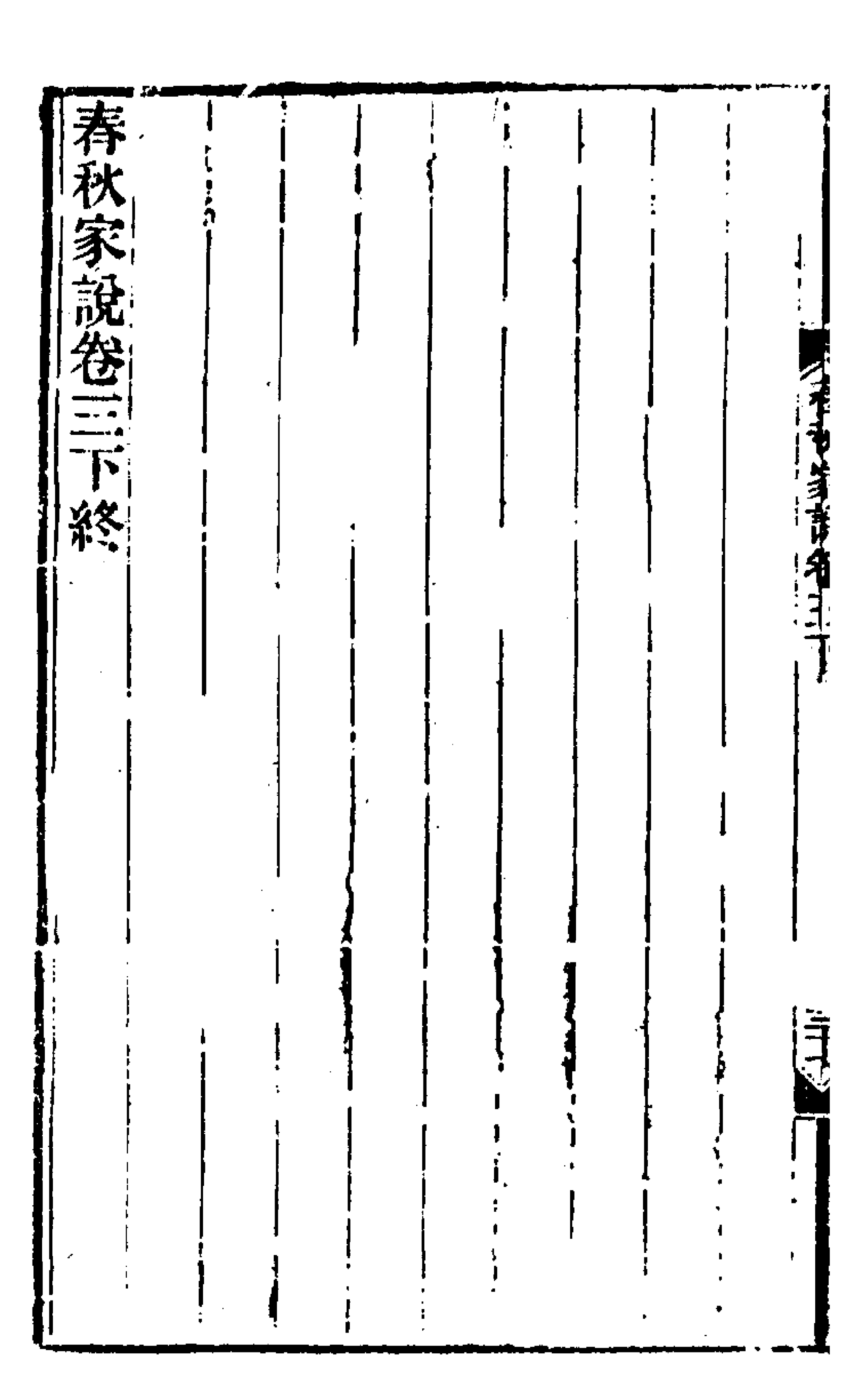
春秋所紀者已非堯之緒文王季之基則有為而有憂矣有為有憂聖人所不吝也有為故退時人之所譽進時人之所毀予時人之所誅奪時人之所信有憂故先事而懼已事而思因其畏心而加之戒因其慚心而為之請王道乃明顯聖人之憂而有為也必事之尚可憂而措之為也五伯之事舊史之文得聖人而為之即事而疾變于王道韓起觀春秋而贊之以其近于王也近王則變之也易矣道託文以傳文不足以傳道不可以為聖人之徵文因事以著事不能善其文則聖人雖徵之而不可以有為是故哀公之中年春秋之所可絕筆也久矣魯之會楚史猶

爲之諱也楚之先胥史猶內晉而長之也是天下猶有恥也齊桓之興天下無特會晉文之興天下無特伐是天下猶有統也未有伯天下之爭折衷于齊晉既有伯天下之爭折衷于伯是天下猶有與也臣逆而弑賊不逸討國亂而大夫殺猶假于法是天下猶有名也有恥則可勸有統則可理有與則可與有名則可正恥不競統不壹與不親名不齊聖人之所憂猶可爲之憂也衞盜殺君兄縶盜殺君陳盜殺執政天下移于盜而無名矣宋鄭相伐相取俘殺無良而鄰國無與折衷天下散于戰而無與矣特相盟而背之無禁特相伐而執私怨以爲詞晉人食北楚食南

秦晉齊楚爭勝以相食于江東天下析爲五分而無統究與先晉齒爵不爲存其名爵會與而公不以爲諱天下廿丁戲與而無恥究天下師師不知其正爵史無藉以善其文爵史無善文革之則疑因之則妄聖人無徵以存其道故夫子立乎獲麟之年溯已往之事因舊文立新法謂夫哀定而上之天下道猶可行也得哀定以上之爵史而徵之道猶可明也斷之二百四十二年斷其不競收其不發治其不規定其不齊封建之宇宙可維百王之常道不遺聖人之道未窮聖人不欲已也事不足以善文文不足以傳道發之則已傷爲之則無所承人理禮于下天道遷

于上東孛出西麟見于西郊而被獲然後聖人信其已窮而決謂百王之道終于已矣前乎百王之道窮後乎中國之道不得而不息故仲尼沒聖人不復作天固不憂而無欲爲于中國之心夫子之泣豈徒然哉夫百王之道中國之統有三紀焉人紀者井田封建之所準也天紀者鳳麟河圖之所詔也地紀者□□□□□□也獲麟天紀之衰也更四百餘年而三代之天下亡井田剗封建滅人紀亂矣更四百餘年而□□□□□□□□□□□□□□□□□矣故夫聖人道窮之歎非獨謂一聖人之道也先之前古之法後之萬年之人而無有不窮也道不窮聖人

不當故前乎獲麟而聖人猶憂天下猶欲有爲焉故春秋
修王道立盡人以俟天君子之學乎春秋學是焉耳矣



春秋家說卷三下終